

歷史記憶的斷裂與重構

——以曾國歷史的書寫為例

陳民鎮

摘要

層出不窮的考古發現為曾國歷史的重建提供了重要材料，也為研究歷史記憶的承傳、斷裂及重構提供了極佳視角。南土之曾在傳世文獻中「消失」，當主要是由史料記錄者的不同立場所造就。昭王南征之後曾國的歷史書寫發生中斷，以及春秋以來曾、楚兩國失敗的經歷也未在銅器銘文中體現，反映了銅器銘文記錄歷史的傾向。春秋時期的曾國銅器銘文著意於追述先祖事蹟，並在某種程度上重構了歷史記憶。曾國公室的族源記憶，同樣反映了春秋時期追溯遠祖的風氣。

關鍵詞：曾國、歷史書寫、歷史記憶、斷裂、重構

2024/03/19 收稿，2024/05/08 審查通過，2024/06/16 修訂稿收件。

* 本文為「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規畫項目（G3458）的階段性成果。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

** 陳民鎮現職為北京語言大學首都國際文化研究基地、文學院教授。

DOI:10.30407/BDCL.202412_(42).0003

The Fragmen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Writing of the State of Zeng

Chen Min-zhen

Abstract

The continuous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have provided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Zeng, and offer an excellent perspective for studying the transmission, fragmen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Zeng State in traditional historical records was largely caused by the differing viewpoints of the recorders. Following King Zhao’s southern expeditio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State of Zeng underwent a significant interruption. Additionally, the defeats suffered by both Zeng and Chu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onward are notably absent from bronze inscriptions, indicating a selective approach to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in these inscriptions.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of the Zeng State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ere primarily aimed at recounting ancestral deeds,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partial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The royal family’s genealogical memory similarly reflected the broader trend of tracing lineage back to distant ancestors, a common practice during this period.

Keywords: State of Zeng, historical writing, historical memory, fragmentation, reconstruction

* Professor, Research Base of Capital International Culture and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在先秦時期，至少有三個叫「曾」的邦國。

首先是東土之曾。這個曾國在傳世文獻中寫作「鄩」或「繒」，¹一般認為是夏禹之後、姒姓，今山東蘭陵一帶有鄩國遺址。《左傳》襄公 6 年載莒國滅鄩，《戰國策·魏策四》又稱「越人亡繒」，²似乎在被莒國所滅後又一度復國。山東臨朐所出上曾太子般殷鼎（《集成》2750），³被認為與鄩國有關。⁴

其次是西土之曾。這個曾國在傳世文獻中寫作「鄩」、「繒」或「曾」，根據《國語·鄭語》、《國語·晉語一》、《竹書紀年》、《史記·周本紀》以及清華簡《繫年》，它曾與西申、犬戎一道攻滅周幽王，其位置當在西土。有學者認為，這個曾國也是姒姓，⁵並可與陝西、甘肅所出「𩇛/曾」字銘文相聯繫。⁶

最後是南土之曾。清人阮元在《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中著錄了曾伯簠和曾仲盤，並認為這個曾國便是東土之曾。⁷1933 年在安徽壽縣李三孤堆

¹ 先秦時期，「邦」才是更加適用於諸侯國的稱謂，參見張海：〈「邦」、「國」之別——兼談兩周銅器銘文所示西周王朝之國家結構〉，收於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頁 560-584。為了稱述的便利，本文暫將先秦的諸侯國稱作「×國」。

² 〔漢〕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范邦瑾協校：《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卷 25，頁 1416。

³ 除特別說明，本文所引銅器銘文，均見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4 年）；吳鎮烽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吳鎮烽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吳鎮烽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以下分別簡稱《集成》、《銘圖》、《銘續》、《銘三》，另為避免行文繁瑣，相應器號出於上述書籍不再一一注出，僅於引文後標註出器銘編號、著錄與編號。

⁴ 孫敬明等：〈山東臨朐新出銅器銘文考釋及有關問題〉，《文物》1983 年第 12 期，頁 13-17；李學勤：〈試論山東新出青銅器的意義〉，《文物》1983 年第 12 期，頁 18-22。

⁵ 《國語·晉語一》韋注謂繒國為姒姓之國：「鄩，姒姓。禹後也。」見徐元誥著，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251。童書業曾提出疑問：「繒是姒姓之國，本應幫助褒姒的，為何也去與幫助太子的申國聯合？」參見童書業：《春秋史：校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12。

⁶ 董珊：〈從出土文獻談曾分為三〉，收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154-161。董氏認為，在周克商之後，山東地區的曾人在周人的逼迫之下分為三支，一支留在原地，另兩支分別遠赴今陝甘交界處與湖北隨州，三個曾國都是姒姓之國。

⁷ 〔清〕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7，頁 392。

戰國楚墓出土的曾姬無卣壺表明作器者來自曾國，使學者意識到姬姓曾國的存在，⁸與東土姁姓之曾不同。1966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京山蘇家壟發現一批曾國青銅器，進一步指出湖北存在一個姬姓曾國。⁹1978年，湖北隨州曾侯乙墓被發現，李學勤隨即提出南土之曾即傳世文獻中的隨國的假說，¹⁰由此引發有關「曾隨之謎」的爭論。¹¹隨著近年曾國遺物的不斷揭示，南土之曾即隨國的認識已經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同。

此外，還有學者據《左傳》襄公元年的記載主張河南新鄭附近有一鄩國，然並無實據。¹²

本文所討論的曾國，主要便是南土之曾。這個曾國在傳世文獻中湮沒無聞，見於《左傳》等傳世文獻的，只有隨國。究竟是什麼造就了「曾隨之謎」？曾國銅器銘文所書寫的曾國歷史與傳世文獻的記載存在哪些歧異？有哪些信息被遮蔽？有哪些記憶的傳承鏈條遭遇了斷裂？在目前所發現的曾國青銅銘文中，以2009年出土的曾侯臚編鐘(M1:1、M1:2)、¹³2019年出土的嬭加編鐘(M169:9、M169:12、M169:7、M169:10)、¹⁴2019年出土的曾公暉編鐘(M190:35)¹⁵諸器銘文對於復原曾國歷史最為關鍵。這幾件春秋時期曾國重器的銘文均涉及曾人的先世敘事，這些敘事哪些屬於歷史記憶的傳承，哪些屬於後人的重構呢？有關曾國歷史的傳世文獻記載極少，但相關的墓葬遺存和銅器銘文材料相對豐富。這些考古材料自西周延續至戰國，且保存了從曾人視角出發的記載，彌足珍貴，可為認識先

⁸ 劉節：〈壽縣所出楚銅器考釋〉，《古史考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頁108-140。

⁹ 湖北省博物館：〈湖北京山發現曾國銅器〉，《文物》1972年第2期，頁47-53。

¹⁰ 李學勤：〈曾國之謎〉，《光明日報》第3版，1978年10月4日。

¹¹ 參見徐少華：〈曾即隨及其歷史淵源〉，《江漢論壇》1986年第4期，頁71-75；蔡靖泉：〈曾國考古發現與曾隨歷史問題〉，《湖北社會科學》第381期（2018年9月），頁184-198。

¹² 杜勇：〈鄩非二支辨〉，《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58期（2018年5月），頁18-21。

¹³ 凡國棟：〈曾侯與編鐘銘文東釋〉，《江漢考古》第133期（2014年8月），頁61-67。本文所引曾侯臚編鐘銘文參見該文，兼及其他學者及筆者的意見，為避免行文繁瑣，不再逐一出注。

¹⁴ 郭長江、李曉楊、凡國棟、陳虎：〈嬭加編鐘銘文的初步釋讀〉，《江漢考古》第162期（2019年6月），頁9-19。本文所引嬭加編鐘銘文參見該文，兼及其他學者及筆者的意見，為避免行文繁瑣，不再逐一出注。

¹⁵ 郭長江、凡國棟、陳虎、李曉楊：〈曾公暉編鐘銘文初步釋讀〉，《江漢考古》第166期（2020年2月），頁3-30。本文所引曾公暉編鐘銘文參見該文，兼及其他學者及筆者的意見，為避免行文繁瑣，不再逐一出注。

秦歷史記憶的斷裂與重構提供極佳的視角。本文擬從曾國銅器銘文、墓葬等考古發現以及他者視角的文字記錄出發，探討曾國歷史的書寫。

一、消失的曾國

1978年湖北隨州曾侯乙墓的發現，使人們意識到在傳世文獻中隨國的所在地，存在一個叫「曾」的諸侯國。此後，曾國考古不斷取得突破。一些銅器銘文表明，曾人自稱為「曾」。尤其是2013年，隨州葉家山發現了西周早期的曾國國君墓葬，從「曾侯諫」、「曾侯犵」的銘文看，曾國在西周早期便已自稱為「曾」。可見，自西周早期至戰國，「曾」都是曾國一以貫之的名號。

與葉家山墓地時代相當或稍後的中甗銘文（《集成》949），也出現了作為地名的「曾」：

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設庠，在曾。¹⁶

其中「王」一般認為是周昭王，時間可繫於昭王17年。¹⁷昭王命「中」前往南國視察，並在曾設置行宮，為昭王南巡做準備。銘文中「曾」的位置，可以通過靜方鼎銘文得到進一步的驗證：

唯七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師中眾靜省南國，相，設庠。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太室令靜曰：俾汝司在曾、鄂師。¹⁸

銘文同樣提到「中」視察南國並設置行宮，與「中」一道的，還有「靜」。銘文還記載，次月昭王又命「靜」統領在曾、鄂兩地的軍隊。在隨州葉家山，已經發現當時的曾侯墓地。在距離葉家山墓地直線距離僅23公里的隨州羊子山附近，則發現有噩（鄂）國銅器。當時曾國與鄂國毗鄰，隔潁水相望。通過中甗和靜方鼎銘文，可知在西周昭王時期，周王室亦稱其為「曾」，「曾」這一名號同樣得到周王室的認同。

¹⁶ 本文所引出土文獻一概用寬式釋文，以下不一一說明。

¹⁷ 王昶：〈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群及相關史實考察〉，收於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第九輯）》（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50。

¹⁸ 徐天進：〈日本出光美術館收藏的靜方鼎〉，《文物》1998年第5期，頁85-86。

曾侯臚編鐘、嬭加編鐘、曾公毖編鐘這幾組重器追述了包括伯括（即南宮括、南公）在內的曾國先祖的事蹟。這些信息在傳世文獻中不見蹤影，因此過去我們不曾知道伯括與曾國的關聯，甚至不曾知道還有過一個姬姓的曾國。南土之曾可以說在傳世文獻中消失了。

當然，曾國並未真正消失，只是換了一個名字——隨（隋）。在先秦文獻中，隨國主要出現在《左傳》一書，分別見於：

- （一）桓公 6 年（前 706），楚武王侵隨，後又派薳章「求成」，隨國派少師前往主持和談。為了麻痺隨國，楚國故意令軍容不整。少師回到隨國之後，要求隨侯追擊楚軍。但在賢臣季梁的勸阻下，隨侯作罷，轉而治理國政。¹⁹
- （二）桓公 8 年（前 704），隨著隨國的少師得寵，楚人認為時機已到。楚武王在沈鹿會合諸侯，黃國和隨國未至。以此為理由，楚國再度伐隨。隨侯不理會季梁的建議，冒然出擊，導致慘敗。隨國向楚國請和，楚國與之盟會後班師而歸。²⁰
- （三）桓公 11 年（前 701 年），為了破壞楚國與貳、軫兩國的會盟，鄆國屯兵於蒲騷，準備聯合隨、絞、州、蓼四國一道討伐楚國。但還沒等四國援軍到來，鄆國便已被楚國打敗。²¹
- （四）莊公 4 年（前 690），楚武王再度伐隨，但在半路上去世。楚軍秘不發喪，不明就裡的隨人向楚軍求和，楚國莫敖屈重以楚王的名義與隨侯會盟。²²
- （五）僖公 20 年（前 640），隨國與漢東諸侯一道叛楚，楚國討伐隨國，隨國再次戰敗求和。²³
- （六）昭公 17 年（前 525），吳國伐楚，楚初戰告捷，繳獲吳國的乘舟餘皇，並派隨人守之。²⁴

¹⁹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桓公六年》，收於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卷 6，頁 3798-3801。

²⁰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桓公八年》，卷 7，頁 3808。

²¹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桓公十一年》，卷 7，頁 3811。

²²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莊公四年》，卷 8，頁 3829。

²³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僖公二十年》，卷 14，頁 3930。

²⁴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昭公十七年》，卷 48，頁 4527。

(七) 定公 4 年 (前 506)，吳國聯合蔡國、唐國攻打楚國，楚軍戰敗，吳師入郢，楚昭王倉皇逃往隨國。吳國要求隨國交出楚昭王，遭到隨國的拒絕。²⁵

(八) 哀公元年 (前 494)，楚國為了復柏舉戰役之仇，率軍攻打蔡國。根據《春秋》，楚國伐蔡還聯合了隨國、陳國和許國。²⁶

不難看出，《左傳》中關於隨國的史料，全部與楚國相關。只有與楚國發生聯繫，隨國才有可能出鏡。這自然與隨國的地緣位置和處境有關。除了《左傳》，其他先秦典籍也偶爾提到隨國，如《國語·鄭語》記史伯之語：「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²⁷《史記·楚世家》則提及兩件不見於《左傳》的大事：公元前 706 年，隨國迫於楚國的壓力，向周王室請求加楚王以尊號，結果遭到周王室的拒絕；公元前 671 年，在隨國的幫助下，楚成王成功取得「王」的稱號。

在出土文獻中，也有關於「隨」的記錄：

- (一) 1994 年，新蔡葛陵楚墓出土一批戰國竹簡，其中有「鄭憲習之以隨（隨）侯之……」的記錄，²⁸陳偉據此認為，「曾隨一國二名」的說法值得重新考慮。²⁹
- (二) 2009 年，曾侯臆編鐘出土，記載吳師入郢之後「曾侯」曾「復定楚王」。³⁰此事可與前述《左傳》定公 4 年的記載相參看，可知「曾侯」相當於「隨侯」。
- (三) 2011 年，曹錦炎披露了一件隨仲嬭加鼎，銘文曰：「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隨仲嬭加食繁。」這是首次在銅器中發現「隨」的國名。曹氏認為，隨仲嬭加鼎的發現，說明「曾」即是「曾」，「隨」

²⁵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定公四年》，卷 54，頁 4633-4641。

²⁶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哀公元年》，卷 57，頁 4680。

²⁷ 徐元誥著，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頁 460。

²⁸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新蔡葛陵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年），頁 189。

²⁹ 陳偉：〈讀新蔡簡筭記（四則）〉，收於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編：《康樂集：曾憲通教授七十壽慶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81；陳偉：《新出楚簡研讀》（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88-89。

³⁰ 凡國棟：〈曾侯與編鐘銘文東釋〉，頁 61-67。

即是「隨」，兩者不可混同，「曾隨一國二名」之說也就不攻自破，³¹但也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³²

- (四) 2011年，清華簡《繫年》刊布，其中第15章敘及吳師入郢，「昭王歸隨」。³³《繫年》一般認為出自楚人手筆，但史料來源不限於楚國。³⁴
- (五) 2013年，在隨州文峰塔墓地M21出土了「隨大司馬嘉有之行戈」，³⁵再度引發「曾隨之謎」的討論，有學者據此認為曾、隨為不同的國家，³⁶也有人延續曾、隨為一國的意見。³⁷在同一墓地中，還出土了「曾大司馬國之行鼎」、「曾大司馬伯國之行簠」等器物，可與之相比照。
- (六) 2019年，曾侯寶夫人嬭加墓出土銅缶，銘文稱「隨仲嬭加」。³⁸嬭加（加嬭）係楚王之女，嫁與曾侯寶。與此前的隨仲嬭加鼎相比，隨仲嬭加缶的器主及出土墓葬更為明確，因此可以避免一些誤會。「隨仲嬭加」的「隨」為夫家之氏，「仲」為嬭加的排行，可知嬭加所嫁對象的氏為「隨」。既然嬭加的夫君為曾侯寶，則曾侯寶的氏為「隨」，曾國即隨國的觀點可得進一步確認。

³¹ 曹錦炎：〈「曾」、「隨」二國的證據——論新發現的隨仲嬭加鼎〉，《江漢考古》第121期（2011年12月），頁67-70。

³² 高成林：〈隨仲嬭加鼎淺議〉，《江漢考古》第122期（2012年3月），頁59-60。

³³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頁170。

³⁴ 陳民鎮：〈從虛詞特徵看清華簡《繫年》的真偽、編纂及性質〉，收於李守奎主編：《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頁255-271。

³⁵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隨州文峰塔墓地考古發掘的主要收穫〉，《江漢考古》第126期（2013年3月），頁5。「嘉」字或釋作「獻」，參見羅運環：〈隨大司馬嘉有之行戈「嘉」字考辨〉，《江漢考古》第126期（2013年3月），頁126-127。

³⁶ 杜勇：〈曾隨非一辨惑〉，《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53期（2017年7月），頁12-19。

³⁷ 黃錦前：〈隨州新出隨大司馬嘉有戈小議〉，《江漢考古》第126期（2013年3月），頁80-8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市文峰塔東周墓地〉，《考古》2014年第7期，頁18-33。

³⁸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隨州棗樹林墓地2019年發掘收穫〉，《江漢考古》第162期（2019年6月），頁3。

(七) 2019年，曾公暉夫人漁嬭墓出土「唐侯制隨侯行鼎」，³⁹該器表明唐人也稱曾國為「隨」。⁴⁰

可見，除了隨大司馬嘉有之行戈，⁴¹其他稱「隨」的器物或文獻，均非直接來自曾國，而是來自楚、唐等周邊邦國。曾人或許偶爾自稱為「隨」，但「曾」無疑是更正式、更普遍的名號。因此，傳世文獻中關於「隨」的史料，當出自曾國以外的邦國。吳良寶便曾指出，「隨侯」是楚國等國對曾國國君的稱呼（它稱），「曾」是曾隨人自稱。⁴²

至於曾國有「曾」、「隨」二名的原因，何浩認為，曾為國名，隨為曾都，因而又稱其國為隨；曾人自稱為「曾」，他國則以曾都隨城指代曾國。⁴³董珊有類似的意見，他認為「隨」是曾國都，國都名「隨」逐漸取代舊國名「曾」，故傳世文獻只見後起的新國名「隨」，這個新興名稱「隨」被戰國早、中期成書的《左傳》、《國語》等傳世文獻繼承，舊名稱「曾」隨著此時曾國的衰亡，就湮沒不顯了。⁴⁴考慮到韓國遷都於鄭後又稱「鄭」，魏國遷都於大梁又稱「梁」，趙國都於邯鄲故又稱「邯鄲」，晉、楚、州、鮮虞等國亦有此情形，「隨」為曾國國都名稱的可能性還是極大的。黃聖松有過精當的分析：

「國都名」為代稱時，僅見「他稱」而不見「自稱」，……以「國都名」代稱某國，有縮限一國疆域，僅指國都一邑，有降低該國為都邑層級之意，具有抑制及輕視的意涵。⁴⁵

³⁹ 郭長江：〈湖北隨州棗樹林發現春秋曾國貴族墓地〉，《中國文物報》第8版，2020年4月17日。

⁴⁰ 黃鳳春、蔣斌：〈從新見唐國銅器銘文再談曾隨之謎——兼談姬姓唐國的地望問題〉，徐少華等主編：《楚文化與長江中游早期開發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21年），頁458-465。

⁴¹ 張昌平認為這件戈是春秋中期楚系戈的典型器形，暗示其可能為外來的、它屬的性質，參見張昌平：〈曾隨之謎再檢視〉，《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第148期（2015年11月），頁58-66。不過同一墓地所出曾大攻尹戈形制與隨大司馬嘉有之行戈相同，春秋中期曾國器物楚化是正常現象。

⁴² 吳良寶：〈再說曾國之謎〉，收於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新果集——慶祝林沅先生七十華誕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頁629。

⁴³ 何浩：〈從曾器看隨史〉，《江漢考古》第28期（1988年9月），頁52-55；《楚滅國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1989年），頁288-289。

⁴⁴ 董珊：〈從出土文獻談曾分為三〉，頁157。

⁴⁵ 黃聖松：〈先秦「一國多名」現象芻議——兼論曾、隨二名之關係〉，《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從《左傳》莊公4年「營軍臨隨」的線索看，⁴⁶「隨」確有可能是曾國都城的名稱。蔡靖泉則認為，西周史官記述曾國之事，為顯周室封建的正統而不書其商代已有的舊國名「曾」，只寫周代才有的新都名「隨」，東周史家的記事，也因承西周傳統；兩周曾人作器，銘文卻習慣自稱為「曾」。⁴⁷不過，並無確據表明在商代隨棗走廊曾存在一個舊的曾國，卜辭中的「曾」或在東土。⁴⁸

當然，以上認識是基於目前有限材料得出的。從「曾」多見於曾國銅器銘文，而「隨」主要見於傳世文獻和曾國以外出土文獻的情況看，「曾隨之謎」或者南土之曾在傳世文獻中「消失」，當主要是由史料記錄者的不同立場所造就。由於傳世文獻中關於隨國的記錄基本與楚國有關，且楚人常稱曾國為「隨」，⁴⁹相關史料源自楚國的可能性還是相當大的。

二、緘默的失敗者

從曾國銅器銘文看，曾人的先祖南公地位顯赫，為周王室所倚重。在目前所發現的西周早期諸侯墓葬中，以南公之子——曾侯犨的墓規格最高，這也可反映曾國在西周早期的重要地位。我們不禁要問：何以南公、曾侯犨等曾國先祖的事蹟在史籍中湮滅不彰？曾國——這一周王朝分封在南土的橋頭堡，何以逐步淡出世人的視線呢？

根據對銅器銘文的勾稽，我們可知昭王時期曾致力於經營東土、南土，而對南土的經營則有伐楚、伐虎方、南巡等舉動。⁵⁰在伐楚、伐虎方之後，便是曾公咈編鐘銘文所謂「昭王南行」：

曰：昭王南行，舍命于曾。咸成我事，佐佑有周。賜之用鉞，
用征南方。 (曾公咈編鐘)

第45期(2014年9月)，頁162。

⁴⁶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莊公四年》，卷8，頁3829。

⁴⁷ 蔡靖泉：〈曾國考古發現與曾隨歷史問題〉，頁184-198。

⁴⁸ 趙慶森：〈卜辭之曾地望考〉，《中原文物》第184期(2015年8月)，頁40-45。

⁴⁹ 楚人亦稱曾國為「曾」，如楚王畬章罇鐘銘文：「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集成》85)

⁵⁰ 李學勤：〈基美博物館所藏令簋的年代〉，收於陳星燦、〔法〕米蓋拉(Michela Bussotti)主編：《考古發掘與歷史復原》(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28-131；趙慶森：〈「昭王南征而不復」之蠱測——基於文本形成與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學術月刊》第552期(2015年5月)，頁150-158；王祁：〈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群及相關史實考察〉，頁41-53。

昭王曾「舍命于曾」，這一事件不見於傳世文獻的記載，但可與前述中甗、靜方鼎的銘文相參證，說明此事之可信。

這一系列軍事行動以昭王「南征而不復」告終。⁵¹由於某種原因，周人「喪六師於漢」⁵²，元氣大傷。從昭王時期的銅器銘文看，從伐楚到伐虎方以及為昭王南巡所做的準備，可謂緊鑼密鼓、意氣風發。但在昭王親臨南土之後，稱頌昭王功烈的記錄也便戛然而止，這與昭王南征的失敗相呼應。昭王的軍隊究竟遭遇了什麼挫折，究竟因何而覆滅，其經過細節已經難以知曉。我們只知道，周人在當時面臨著空前的挫敗，而這一挫敗難以進入銅器銘文以及其他當時的文本，乃至於後人對這一事件的細節知之甚少。⁵³當楚人在面對管仲「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的質問時，曾坦然回答：「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⁵⁴

在昭王南征失利之後，江漢地區的周人勢力也因此萎縮。⁵⁵在葉家山墓地之後，隨州的曾國文化遺存出現斷層。隨州葉家山曾國墓地主要有三座有可能是曾侯的墓葬，分別是 M111、M65 和 M28。其中 M111 的規模最大，該墓出有鑄刻「曾侯犷」⁵⁶以及「犷作烈考南公寶尊彝」銘文的青銅器，可知該墓的墓主人當即曾侯犷。關於 M111 的時代，或以為在三座大墓中最晚，⁵⁷或以為在三座大墓中最早，⁵⁸不同學者的判斷截然相反。本文認同張

⁵¹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僖公四年》，卷 12，頁 3891。

⁵² [清]郝懿行著，李念孔點校：《竹書紀年校正》（濟南：齊魯書社，2010 年），卷 10，頁 3888。

⁵³ 後人對此多有演繹，參見趙慶森：〈「昭王南征而不復」之蠱測——基於文本形成與歷史地理學的研究〉，頁 150-158。

⁵⁴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僖公四年》，卷 12，頁 3891。

⁵⁵ 王祁：〈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群及相關史實考察〉，頁 52-53。

⁵⁶ 「犷」字，發掘者釋作「犷」。釋作「犷」的意見，參見羅運環：〈葉家山曾侯名字及文字考論〉，收於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頁 166-171；宋華強：〈葉家山銅器銘文和殷墟甲骨文中的古文「戾」〉，收於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編：《古文字研究（第三十輯）》（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頁 128-130。

⁵⁷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葉家山 M111 發掘簡報〉，《江漢考古》第 167 期（2020 年 4 月），頁 3-83。

⁵⁸ 高西省：〈隨州葉家山 M111 年代再探討〉，收於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七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年），頁 121-135；黃庭頤：〈論兩周金文所見的「南公」與「伯括」〉，《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42 期（2022 年 12 月），頁 1-28。

天宇的意見，即 M111 是南公之子曾侯犛之墓，時代在康王前期；M28 是曾侯犛之子曾侯諫之墓，時代在康王後期至昭王前期；M65 的墓主人是曾侯諫早逝的兒子，時代在康王後期至昭王前期。⁵⁹葉家山墓地不見昭王後期以來的大墓，未見昭王南行時「賜之用鉞」的那位曾侯之墓，恐怕正是與昭王南征的失利有關。而棗陽郭家廟的考古發掘表明，兩周之際的曾國政治中心可能已經轉移到隨棗走廊的西端。⁶⁰

銅器銘文的特點是歌功頌德、彰顯功烈，對於失敗，則往往選擇緘默，甚至刻意粉飾。⁶¹南宮伐虎方當取得了勝利，因此它進入大事紀年，出現在中方鼎等銅器的銘文中；曾人輔佐昭王南征，對於曾國而言是榮耀時刻，它也因此進入曾公卣編鐘銘文，成為曾人歷史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至於昭王南征的後續，則成為歷史記載的真空地帶。

進入春秋時期，曾國從一開始不服迅速崛起的楚國，到後來死心塌地追隨楚國，一步步淪為楚國的附庸。對於數次被楚國打敗的經歷，曾國銅器銘文自然會選擇緘默，只是以「周室之既卑，吾用變就楚」（曾侯臚編鐘 M1：1）一筆帶過。值得玩味的是，曾國銅器銘文中一再出現收復疆土的記錄：⁶²

福祿日至，復我土疆。

（曾公卣編鐘）

余中固楚成，改復曾疆。⁶³

（曾侯臚編鐘 M1：1）

⁵⁹ 張天宇：〈葉家山墓地曾侯墓排序新論〉，《江漢考古》第 176 期（2021 年 10 月），頁 95。

⁶⁰ 方勤：〈曾國歷史的考古學觀察〉，《江漢考古》第 133 期（2014 年 8 月），頁 109-115。黃鳳春則認為曾國的政治中心始終在隨州地區，郭家廟和蘇家壟遺址可能是同一曾侯不同之子的封地，參見黃鳳春：〈關於曾國的政治中心及其變遷問題〉，《中原文化研究》第 34 期（2018 年 8 月），頁 40-46。從目前的考古發現看，兩周之際、春秋早期的曾國遺址以郭家廟最具國都氣象，隨州地區尚未發現曾公卣之前的曾侯墓葬。當然，這仍有待今後考古工作的進一步證實。

⁶¹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Issues in Western Zhou Studies: A Review Article," *Early China* 18 (1993): 139-195;〔德〕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西周銅器銘文的性質〉，收於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考古學研究：慶祝高明先生八十壽辰暨從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年），頁 343-374。

⁶² 嬭加編鐘銘文有「余芻其疆鄙」之語，據另一組編鐘的異文，「芻」又作「保」。當以「保」為是，「保」、「復」可通。

⁶³ 發掘者釋作「改」，然該字從子從攴，與一般的「改」字不同。黃傑認為所謂的「子」是「屯」的變體，讀作「敦」，參見黃傑：〈隨州文峰塔曾侯與編鐘銘文補釋〉，《中國文字（新四十二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6 年），頁 203。

余……畏天之命，定均曾土。 （曾侯臚編鐘 M1：3）

其中「申固楚成」一語值得注意。「申固」猶言鞏固，⁶⁴如《左傳》宣公 15 年「申固其命」、⁶⁵《國語·楚語下》「申固其姓」。⁶⁶「成」，指和解，它也頻繁出現於《左傳》有關曾楚交涉的記錄中：

楚武王侵隨，使蘧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⁶⁷

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嗇，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⁶⁸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⁶⁹

相關的還有「平」和「盟」：

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⁷⁰

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⁷¹

正是楚國與曾國達成了默契，楚國不徹底消滅曾國，曾國則心甘情願追隨楚國。在吳師入郢、昭王奔隨之際，曾人拒絕將楚昭王交給吳人的理由是：「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⁷²正反映了這一情形。

根據曾侯臚編鐘銘文，正是由於鞏固了與楚國的合約，曾國才得以恢復疆土。「復我土疆」與「改復曾疆」當指收復失地。出土銅器可反映曾國的疆域變化：在春秋中期，曾國已經退出漳河、滾河一帶，而局限在潁水中上游一帶，⁷³可見其疆土之收縮。很有可能，楚國在與曾國盟會之後歸還了一部分土地。從曾國銅器銘文對此事的反復言說看，它對於曾人而言意

⁶⁴ 劉光：〈補論金文「申固」與「固」字的釋讀〉，收於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第八輯）》（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64。

⁶⁵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宣公十五年》，卷24，頁4097。

⁶⁶ 徐元誥著，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頁519。

⁶⁷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桓公六年》，卷6，頁3798。

⁶⁸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莊公四年》，卷8，頁3829。

⁶⁹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僖公四年》，卷14，頁3930。

⁷⁰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桓公八年》，卷7，頁3808。

⁷¹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定公四年》，卷54，頁4640。

⁷² 同上註。

⁷³ 張昌平：〈曾國銅器的發現與曾國地域〉，《文物》2008年第2期，頁62。

義非凡。與楚作戰的失利、疆土的失去可以選擇性遺忘，而收復疆土則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在曾侯臚編鐘銘文中，還記載了著名的吳師入郢之戰：

吳恃有眾庶行亂，西征南伐，乃加于楚。荊邦既殘，而天命將虞。有嚴曾侯，業業厥聲。親敷武功，楚命是靖。復定楚王，曾侯之靈。
(曾侯臚編鐘)

這與《左傳》定公4年中的「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⁷⁴清華簡《繫年》中的「昭王歸隨」所記乃一事，可進一步佐證曾、隨乃一國。不過主張曾、隨並非一國的學者，試圖指出曾侯臚編鐘銘文與《左傳》記錄的相異之處。⁷⁵如果意識到不同史料的不同性質和立場，自然不必有此顧慮。

在銘文中，曾人頗以匡扶楚王自豪，真正實現了「佐佑楚王」(曾侯鐘，《銘續》31025)，並從支持楚國的立場出發斥吳人為「行亂」。雖然清華簡《繫年》也記載了楚國之敗，但楚國的青銅銘文出於其自身立場，從目前材料看來並未對此予以記錄。吳師入郢為曾人所津津樂道，卻又是楚人的傷痛記憶。在此事件中，轉而由楚國扮演「緘默的失敗者」的角色。

三、丕顯高祖：曾國先祖事蹟的追述與重構

與西周時期的曾國考古發現相比，春秋時期的曾公暉編鐘、嬭加編鐘、曾侯臚編鐘諸器銘文提供了更為豐富的歷史信息：

唯王五月吉日丁亥，曾公暉曰：昔在台丕顯高祖，克仇匹周之文武。淑淑伯括，小心有德。召事上帝，聿懷多福。佐佑有周，龜神其聲，受是不寧。丕顯其靈，匍匐祇敬。王客我于康宮，佯〔尹〕氏命皇祖，建于南土。蔽蔡南門，質應亳社。屏于漢東，〔南〕方無疆。征討淮夷，至于繁陽。曰：昭王南行，舍命于曾。咸成我事，佐佑有周。賜之用鉞，用征南方。南公之烈，駿聲有聞。陟降上下，保乂子孫。……以享于其皇祖南公，至于桓莊，以祈永命，眉壽無疆，永保用享。
(曾公暉編鐘，春秋中期)

⁷⁴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定公四年》，卷54，頁4640。

⁷⁵ 杜勇：〈曾隨非一辨惑〉，頁12-19。

伯括受命，帥禹之緒，有此南汜。

（嬭加編鐘，《銘三》41282，春秋中期）

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臚曰：伯括上帝，佐佑文武。達殷之命，撫定天下。王遣命南公，營宅塗土。君北淮夷，臨有江夏。……（曾侯臚編鐘，《銘續》31029，春秋晚期）

經學者研究，曾公暉編鐘所見「高祖」、「皇祖」、「伯括」、「南公」是同一人，⁷⁶上述銘文追述的是同一先祖的事蹟。曾公暉編鐘、嬭加編鐘、曾侯臚編鐘三器均為春秋時期的曾國重器，時代相近，⁷⁷記錄者的立場一致，其所反映的先祖事蹟理應是相統一的。事實上，這三件器物的敘事的確無明顯衝突，可相互佐證。尤其是曾公暉編鐘與曾侯臚編鐘銘文的內容及結構，二者高度一致：

表 1

曾侯臚編鐘	曾公暉編鐘
（伯括）佐佑文武	昔在台丕顯高祖，克仇匹周之文武。
伯括上帝	淑淑伯括，小心有德。召事上帝，聿懷多福。
王遣命南公，營宅汭土。	王客我于康宮，倅尹氏命皇祖，建于南土。
君北淮夷，臨有江夏。	討征淮夷，至于繁陽。

上述銘文反映了當時曾國公室內部已經形成較統一的先祖記憶，同時也反映了春秋時期銘文的一種典型敘述模式，即稱頌先祖之功烈。「高祖」與「皇祖」並提的例子，目前僅見於曾公暉編鐘銘文。而單言「高祖」或「皇祖」，則可上溯至更早的時期。「高祖」一詞的使用相對較早，在殷商卜辭、西周早期銘文中便已出現，在西周中晚期相對集中。「皇祖」一詞目前最早見於

⁷⁶ 李學勤：〈曾侯臚（與）編鐘銘文前半釋讀〉，《江漢考古》第 133 期（2014 年 8 月），頁 68-69；黃鳳春、胡剛：〈再說西周金文中的「南公」——二論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族屬〉，《江漢考古》第 134 期（2014 年 10 月），頁 41-45；陳民鎮：〈從春秋述祖銘文的體例看南公的身份〉，收於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七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年），頁 75-83；黃庭頌：〈論兩周金文所見的「南公」與「伯括」〉，頁 1-28。

⁷⁷ 以曾公暉編鐘最早，年代在公元前 646 年左右，嬭加編鐘稍晚（嬭加之夫曾侯寶緊承曾公暉），曾侯臚編鐘則在前 507 年吳師入郢之後。

西周中期後段的銘文，亦多見於在西周中晚期。「高祖」與「皇祖」均可指受命之君（始封之祖）或始祖。⁷⁸西周銘文中的「高祖」或「皇祖」多見於作器緣由，即祭典中對先祖的享孝，如：

王征蓋，錫桐刼貝朋，用作朕高祖寶尊彝。

（桐刼卣，《集成》5383，西周早期）

其用享用孝于皇祖、文考。

（仲呂父盃，《集成》4453，西周中期）

唯十又五年六月，大作尊簋，用享于高祖、皇考。

（大簋蓋，《集成》4125，西周晚期）

克作朕皇祖釐季寶宗彝。

（小克鼎，《集成》2796-2802，西周晚期）

在這些銘文中，「高祖」、「皇祖」或是統稱，或有具體稱名，總體來只是享孝對象，其時代、事蹟如何並不重要。但出於銘文紀功的特點，個別西周銘文已經出現敘史傾向，如：

青幽高祖，在微靈處。越武王既翦殷，微史烈祖乃來見武王，武王則令周公舍宇于周，俾處囿。

（史牆盤，《集成》10175，西周中期）

禹曰：丕顯桓桓皇祖穆公，克夾召先王，奠四方……。

（禹鼎，《集成》2833、2834，西周晚期）

丕顯朕皇高祖單公……夾召文王、武王達殷……越朕皇高祖公叔，克仇匹成王……越朕皇高祖新室仲……會召康王……越朕皇高祖惠仲蓋父……用會昭王、穆王……越朕皇高祖零伯……用辟恭王、懿王……越朕皇亞祖懿仲……葡保厥辟孝王、夷王……越朕皇考恭叔……享辟厲王……。

（逯盤，《銘圖》14543，西周晚期）

除了自述先祖功績，有時也會通過周王之口帶出先祖事蹟，如：

⁷⁸ 陳民鎮：〈說兩周金文與典籍的「高祖」「皇祖」〉，《出土文獻》2021年第4期，頁72-86。

王若曰：師克，丕顯文武，膺受大命，敷有四方。則繇唯乃
先祖考有舜于周邦，捍禦王身，作爪牙。

（師克盨，《集成》4467）

通過這些材料可看出某先祖與某王的對應關係，並注重提煉每位先祖最重要的事蹟（通常每位先祖對應一項事蹟），從而稱揚其功烈，即「人（某先祖）—時（某王）—事（功績）」的敘述方式。春秋的一些銘文正延續了這一敘述方式，如在曾公卣編鐘銘文中具體表現為「伯括—文王、武王—佐佑文武」「某曾侯—昭王—用征南方」，其表述實則上承西周銘文。

春秋時期，人們在繼續稱頌「高祖」和「皇祖」的同時也注入了新的內涵，突出表現在從敬享先祖向宣揚身世的轉變、從敬享近祖向稱頌遠祖的轉變。

「高祖」在東周時期的用例主要是春秋早期的鄧公孫無忌鼎、春秋晚期的叔夷鐘和戰國中期的陳侯因資敦。鄧公孫無忌鼎銘文作「其用追孝朕皇高祖」（《銘圖》2403），近於西周銘文。值得注意的是叔夷鐘和陳侯因資敦的銘文：

夷典其先舊，及其高祖，赫赫成湯，有嚴在帝所，溥受天命，
翦伐夏司，敗厥靈師，伊小臣唯輔，咸有九州，處禹之緒。

（叔夷鐘，《集成》285，春秋晚期）

其唯因齊揚皇考，紹鍾高祖黃帝，纘嗣桓文。

（陳侯因資敦，《集成》4649，戰國中期）

叔夷鐘銘文的敘史傾向極為明顯。叔夷追溯自己先祖商湯的事蹟，齊威王則將「高祖」認定為黃帝。金文中的「高祖」，往往指始祖。⁷⁹而「高祖」的認定有一定的主觀性，其追溯的上限並無明確的標準。「高祖」有時亦可指某位晚近但地位至為尊貴的先祖，但「高祖」之前不會羅列其他先祖。在史牆盤銘文中，「高祖」為牆的五世祖；在逯盤銘文中，「高祖」為七世祖；在癸鐘銘文中，「高祖」則是祖父。這些西周銘文所稱述的「高祖」，多較晚近，且是直接的先祖。春秋時人對「高祖」的認定，有時極為遼遠，除了叔夷鐘的材料，尚可參見《左傳》昭公 17 年所記鄭子語：「我高祖少

⁷⁹ 曹璋：〈「高祖」考〉，《文物》2003 年第 9 期，頁 32-34。

皞摯之立也。」⁸⁰邾子以少皞為「高祖」，已甚為遼遠。《左傳》文公 2 年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⁸¹亦越過始封之君，將宋、鄭兩國儘量向前追溯。

春秋銘文中的「皇祖」，不乏「用享于其皇祖文考」（曾太保簋，《集成》4054，春秋早期）之類的表述，是對西周銘文的延續。此外，有的銘文在提到「皇祖」時，詳述其功烈：

佳王正月，初吉丁亥，晉公曰：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
佐佑武王，教威百蠻，廣辟四方，至于不廷，莫不□□。

（晉公盆，《集成》10342，春秋中期）

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鼎宅禹績。十又二公，在帝之
壤。嚴恭夤天命，保乂厥秦，赫事蠻夏。

（秦公簋，《集成》4315，春秋中期）

唯十有一月乙亥，戎生曰：休台皇祖憲公，桓桓翼翼，啟厥
明心，廣經其猷，越稱穆天子歟靈，用建于茲外土，適司蠻
戎，用軌不廷方。（戎生編鐘，《銘圖》15239、15240）

以上銘文具有濃郁的敘史傾向。銘文中的「皇祖」，與見於曾公卣編鐘銘文的「皇祖」一樣，皆指始封之君。值得注意的是，晉公盆強調皇祖「受大命」，秦公簋強調皇祖「受天命，鼎宅禹績」，前引叔夷鐘亦稱高祖「溥受天命」、「處禹之緒」。此外，嬭加編鐘銘文在追溯高祖伯括的功績時，謂「伯括受命，帥禹之緒」。嬭加編鐘、叔夷鐘、秦公簋三件器物均屬春秋時期，分處於南土、東土和西土，分屬於姬周、姜齊、東夷集團，⁸²雖族屬來源不同，但均聲稱自己的先祖「受命」，並秉承「禹跡／禹緒」。⁸³「受命」指受天命，強調的是權力合法性。在西周時期，「受命」僅用於文王、武王，如：

⁸⁰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昭公十七年》，卷48，頁4524。

⁸¹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文公二年》，卷18，頁3992。

⁸² 秦雖處西土，但源自東夷，參見李學勤：〈清華簡關於秦人始源的重要發現〉，《光明日報》第11版，2011年9月8日；王洪軍：〈新史料發現與「秦族東來說」的坐實〉，《中國社會科學》第206期（2013年2月），頁163-185。

⁸³ 所謂「緒」字，發掘者原釋作「堵」，叔夷鐘銘文的「緒」過去也多被釋作「堵」。其實該字從「工」，而非「土」，當隸作「堵」。新出清華簡《四告》亦見此字，辭例為「受（授）我厥堵（緒）」，可以為證。「帥禹之緒」可與《國語·周語下》的「帥象禹之功」和《詩經·魯頌·閟宮》的「績禹之緒」相比照。文獻中的「禹之功」、「禹之緒」、「禹之績」、「禹之跡」、「禹跡」，均指大禹之功業。「功」、「緒」、「績」、「跡」義近，均有功業之義。

王若曰：孟！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

（大孟鼎，《集成》2837）

王若曰：逯，丕顯文武膺受大命，敷有四方……。

（卅三年逯鼎甲，《銘圖》2503，西周晚期）

王若曰：師訇，丕顯文、武，膺受天命……。

（師訇簋，《集成》4342，西周中期）

以上辭例，均是周王對文、武事蹟的回顧。春秋時期，原本用來宣示周王權力合法性的「受命」，為各諸侯國所借用。⁸⁴圍繞「受命」展開的政治話語依然有效，各諸侯國標榜自身「受命」，意在接續周人的天命而成為諸夏的主導。「禹跡」則是凝聚諸夏共同體的紐帶，強調居於「禹跡」，意在宣示自身疆土的合法性。強調「受命」與「禹跡」，正投射出當時諸夏集團的集體認同，同時也反映了春秋時期各諸侯國對各自正統地位的宣揚。

可見，春秋時期各諸侯國延續了西周銅器銘文中稱頌先祖功烈的先世敘述模式，同時也呈現出諸多新變，如有時所追溯的先祖至為遼遠，再如諸侯國國君標舉自己的身世，強調自己的先祖「受命」而非文武「受命」，與西周銘文大異其趣。

從逯盤等銅器的銘文看，西周時期的銘文已有稱頌先祖功烈的傾向，曾公毳編鐘、曾侯臄編鐘銘文的先世敘述完全可能承襲了更早的素材。但這兩篇銘文所承襲的素材是否可以追溯到西周早期，亦即主人公南公所生存的時代，或者這些素材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歷史真實，則有必要作進一步討論。通過文獻比對，可知這兩篇銘文的措辭與西周中期以來的材料存在較大交集：

「禹緒／績／跡」又引申為由大禹所奠定的疆土，可參見《尚書·立政》所云「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詩經·商頌·殷武》所云「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收於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卷17，頁495；〔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收於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1冊，卷20，頁1354。

⁸⁴ 春秋時期的天命觀念，可參見羅新慧：〈春秋時期天命觀念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第300期（2020年12月），頁99-118。程浩指出，春秋銘文中諸侯國的「受命」指公侯受天命佐助天子，見程浩：〈周人所受「大命」本旨發微〉，《文史哲》第391期（2022年7月），頁41-50。

表 2

曾公卣編鐘	曾侯臯編鐘	相關文獻
昔在台丕顯高祖		丕顯高祖、亞祖、文考（II式癩鐘，《集成》247-250，西周中期） 丕顯皇祖考（番生簋蓋，《集成》4326，西周中期） 丕顯皇祖烈考（單伯癸生鐘，《集成》82，西周中期） 丕顯朕皇高祖單公（逯盤） 丕顯皇祖（畢伯克鼎，《銘圖》2273，西周晚期） 丕顯皇祖考（梁其鐘，《集成》187-192，西周晚期） 丕顯文祖皇考（伊簋，《集成》4287，西周晚期） 丕顯朕皇祖（秦公簋） 丕顯皇祖（叔夷鐘）
克仇匹周之文武		仇匹厥辟（史牆盤） 仇匹先王（單伯癸生鐘） 仇匹成王（逯盤） 吾仇匹之（嬭加編鐘）
淑淑伯括，小心有德。召事上帝，聿懷多福。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詩經·大雅·大明》） ⁸⁵
佐佑有周	佐佑文武	佐佑先王（師詢） 佐佑虎臣（師寰簋，《集成》4314，西周晚期） 佐佑武王（晉公益）
	達殷之命	達殷峻民（史牆盤） 夾召文王武王達殷（逯盤）

⁸⁵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卷16，頁1091。

曾公哱編鐘	曾侯臚編鐘	相關文獻
王客我于康宮，佯尹氏命皇祖，建于南土。		王格于康宮，仲佃父入右楚，立中廷，內史尹氏冊命楚。（楚簋，《集成》4246-4249，西周中期） 王在周康宮穆宮，旦，王格周廟，即位，司馬壽右吳述，入門，立中廷，北向，史減授王命書，王佯尹氏冊命述。（卅三年述鼎甲）
討征淮夷	君北淮夷	征淮夷（師寰簋） 王征南淮夷（麥生盃，《集成》4459，西周晚期） 克剔淮夷（曾伯雋簋，《集成》4631、4632，春秋早期）
至于繁陽		抑燮繁陽（曾伯雋簋）
賜之用鉞，用征南方。		賜用鉞，用征蠻方。（虢季子白盤，《集成》10173，西周晚期）

上述交集可分為以下四種情形：

- （一）某措辭主要見於西周中晚期的銘文，如「達殷」、「仇匹」、「征淮夷」，⁸⁶再如「王客我于康宮，佯尹氏命皇祖」⁸⁷顯然因襲了西周中晚期的冊命銘文，⁸⁸再如「賜之用鉞，用征南方」與虢季子白盤銘文的「賜用鉞，用征蠻方」高度一致；

⁸⁶ 「仇匹」亦見於春秋時期的孺加編鐘銘文，但它同樣屬於曾國銅器銘文，不能說明該措辭在春秋時期的普遍性。曾伯雋簋出現對「淮夷」的征伐，也屬於類似的情形。

⁸⁷ 「平（佯）〔尹〕氏命皇祖」之「平（佯）」，即過去通常所釋「乎（呼）」。⁸⁷然曾公哱編鐘銘文寫作「平」，可驗證王森與楊澤生的改釋，參見王森：〈甲骨文、金文所謂「乎」字當釋為「平」字〉，《語言科學》第112期（2021年5月），頁318-328；楊澤生：〈關於舊釋為「乎」的「平」字的構形和用法〉，收於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編：《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五輯）》（北京：中華書局，2024年），頁44-50。「平」讀作「佯」，訓「使」，參見陳民鎮：〈曾公哱編鐘銘文補說〉，《漢字漢語研究》第12期（2020年12月），頁3-11。

⁸⁸ 典型的冊命銘文不早於恭王時期，參見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401；韓巍：〈親簋年代及相關問題〉，收於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第6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頁155-170。

- (二) 某措辭出現於西周中晚期，但在春秋時期仍然被各諸侯國所取用，如先祖美稱之前冠以「丕顯」、以「左右（佐佑）」來表示輔佐先王；
- (三) 某措辭見於源自西周的傳世文獻，如「淑淑伯括，小心有德。召事上帝，遙懷多福」與《詩經·大雅·大明》的詩句相近；
- (四) 某措辭主要見於春秋戰國時期的銘文，如地名「繁陽」。

曾公咻編鐘與曾侯腆編鐘（尤其是前者）銘文的編纂，當借鑒了一些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素材。如「淑淑伯括，小心有德。召事上帝，遙懷多福」與《詩經·大雅·大明》「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相近，銘文當承襲自《大明》或類似的文本。儘管「小心翼翼」、「多福」為套語，但「小心有德，召事上帝，遙懷多福」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的連續三小句在表述上高度一致，已然不能以套語來解釋了。至於「賜之用鉞，用征南方」與虢季子白盤銘文的「賜用鉞，用征蠻方」，「征討淮夷，至于繁陽」與曾伯鞮簋銘文的「克剔淮夷，抑燮繁陽」，本身不涉及套語，且都是連續兩小句高度一致，更可以看出因襲借鑒的痕跡。

「王客我于康宮，侁尹氏命皇祖」一句，已有學者實際上沿襲自西周中晚期的冊命銘文，而不合南公的時代背景。筆者曾指出，西周冊命銘文中，多見「格于康宮」的表述，曾公咻編鐘銘文中的「客我于康宮」當是對衛簋「王客（格）于康宮」（《集成》4209-4212）、旃伯簋「王客（格）奠宮」（《銘圖》5147-5148）、師遽簋蓋「王才（在）周，客（格）新宮」（《集成》4214）、利鼎「王客（格）于般宮」（《集成》2804）的誤讀。⁸⁹韓巍認同這一說法，並進一步指出「尹氏」作為西周朝廷的史官之長，直到恭懿時期的永孟銘文才首次出現；他還強調，無論是相信曾公咻編鐘銘文足以挑戰「康宮說」，還是認為曾國始封晚至「康宮」已出現的昭王時期，都是因為過於相信古人歷史記憶的「真實性」，而忽視了其中「合理化虛構」的成分。⁹⁰筆者還指出，「討征淮夷，至于繁陽」一句實際上並不符合西周早期的形勢，彼時淮夷尚未對周王朝構成重要威脅，且「淮夷」一詞在銘文

⁸⁹ 陳氏鎮：〈曾公咻編鐘並未挑戰「康宮原則」〉，《中國社會科學報》第9版，2021年4月28日。

⁹⁰ 韓巍：〈今天的銅器斷代研究本質上是考古學研究——兼論新材料能否挑戰「康宮說」〉，《中國史研究動態》第453期（2022年6月），頁52-53。

中的出現要晚至周穆王以後。⁹¹此外，黃庭頤也指出曾公暉編鐘銘文存在擬古的傾向，「王客我于康宮」很有可能只是因為曾公暉距離冊命銘文流行的時代已遠，未能純熟掌握冊命銘文語言程式而產生的偶然失誤。⁹²

從「王客我于康宮，侁尹氏命皇祖」一句看，曾公暉編鐘銘文的編纂者對西周中晚期的冊命銘文尚存在隔膜，因而將本應讀作「格」、訓至的「客」理解為「使……為客」，並在此基礎上增益了「我」字，由此造成不合冊命銘文辭例的情況；至於其中一件的「尹氏」之「尹」漏鑄，也當是由於對西周官制不甚熟悉之故。因此，曾公暉編鐘銘文對先祖事蹟的追述，顯然並非來自西周早期的當時記錄。銘文出現了一些西周中晚期銘文的措辭，故不排除銘文的一些表述承襲自西周中晚期稱頌先祖事蹟的曾國銘文。但更大的可能是，其他近於西周中晚期銘文的措辭，與「王客我于康宮，侁尹氏命皇祖」一句一樣，都是銘文編纂者有意搜集、摹仿前代文獻的結果，從而達到仿古的效果。

具有迷惑性的是曾侯臚編鐘中「王遣命南公」和曾公暉編鐘中「王客我于康宮」的表述，由於不言王之諡號，故有學者認為這兩處「王」都是時王。在銅器銘文中，記錄者往往僅稱「王」而不明言諡號，與當時的情境有關。學者之所以對銅器銘文以及《尚書》的一些篇章之的創作年代有不同理解，緣由便在於此。「王遣命南公」、「王客我于康宮」的表述暗示其可能有原始史料可供參照，但根據上文對銘文史料來源的分析，「王」的稱謂也可能承襲自西周中晚期的冊命銘文，而非當時記錄。

因此，曾公暉編鐘、曾侯臚編鐘銘文對曾國先祖事蹟的追述，實際上是重構的過程。如銘文編纂者試圖將西周中晚期辭例嫁接到活躍於西周早期的南公身上，冊命的場所為康宮，然而南公的時代尚無「康宮」。無論是「討征淮夷」還是「君北淮夷」，都不符合南公時代的情形。「淮夷」一詞在銘文中的出現要晚至周穆王以後，⁹³就目前的材料而言，曾國與淮夷的互

⁹¹ 陳民鎮：〈曾公暉編鐘並未挑戰「康宮原則」〉。

⁹² 黃庭頤：〈曾公暉編鐘銘文考釋及格式問題研究〉，《國文學報》第69期（2021年6月），頁42。又見黃庭頤：《北歌南風：曾國近出銅器銘文綜合研究》（臺北：政大出版社，2024年）。

⁹³ 參見歐波：〈曾侯與編鐘「君北淮夷」探討〉，《武陵學刊》第191期（2018年7月），頁123-126；鄒國盛：〈曾侯與編鐘「君庇淮夷說」獻疑〉，《故宮博物院院刊》第212期（2019年12月），頁4-11；徐少華：〈曾侯與鐘銘「君庇淮夷、臨有江夏」解析〉，《中國史研究》第166期（2020年5月），頁5-13。

動主要體現在春秋早期。⁹⁴再如「至于繁陽」之繁陽，除了見於曾伯霽簠，又見於晉姜鼎銘文：「征繁陽難，取厥吉金。」（《集成》2826，春秋早期）戎生編鐘：「譖征繁陽。」（《銘圖》15242，春秋早期）以及繁陽之金劍銘文：「繁陽之金。」（《集成》11582，戰國晚期）繁陽作為銅礦產地，在春秋戰國時期受到重視。繁陽作為地名在西周時期當已存在，但它作為戰略或資源要地的地位在已知的西周銘文中並未得到體現。

在真正的史書出現之前，冊命文書、祭祀儀式等所保存的歷史記憶，成為追溯先祖事蹟的重要材料。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歷史記憶可能會發生混淆與錯亂，從而造成種種矛盾。南公等先祖的事蹟通過一些途徑流傳到春秋時期，但春秋時期的銘文編纂者由於缺乏原始史料，故套用、改造、拼湊了西周中晚期甚至春秋時期的銘文格式和用語，從而混入了一些不符合史實的內容要素。明乎這一點，銘文所呈現出的歷史記憶錯位現象也可得合理的解釋。

四、余稷之玄孫：曾國公室的族源追述

春秋時期的先世敘述除了直接稱述「高祖某某」、「皇祖某某」，尚有「某某之孫，某某之子」的表述形式。如果說前者延續了西周的先世敘述模式，後者則顯然是春秋時期的新風氣。如嬭加編鐘銘文先是追溯伯括受命，肇建曾國，緊接著便是自稱「余文王之孫子」：

余文王之子孫，穆之元子。之邦于曾，余非敢作恥。楚既為式，吾仇匹之。恣壯我猷，大命毋改。（嬭加編鐘）

「孫」字後有合文號，讀作「孫子」或「子孫」兩可。「孫子」的用例，可參見《詩經·大雅·文王》：「文王孫子，本支百世。」⁹⁵發掘者認為「文王」指周文王，「穆」指曾穆侯。⁹⁶吳冬明、陳斯鵬等從此說。⁹⁷也有學者認為

⁹⁴ 參見張淑一：〈出土文獻黃國史跡鉤沉〉，《中原文化研究》第37期（2019年2月），頁116-121；黃巧萍：〈黃國青銅器綜考〉，《殷都學刊》第155期（2020年3月），頁52-62。

⁹⁵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卷16，頁1084。

⁹⁶ 郭長江、李曉楊、凡國棟、陳虎：〈嬭加編鐘銘文的初步釋讀〉，頁9-19。

⁹⁷ 吳冬明：〈嬭加編鐘銘文補釋並試論金文所見曾楚交往的政治辭令〉，《江漢考古》第168期（2020年6月），頁115-120；陳斯鵬：〈曾、楚、周關係的新認識——隨州棗樹林墓地M169出土編鐘銘文的初步研究〉，《出土文獻》2020年第2期，頁29-37。

「文王」指楚文王，「穆」指楚穆王。⁹⁸本文贊同首段敘述主體為嬭加的意見，「文王」當指楚文王，因此這段記述並不能據以說明曾國公室的族源。

在曾侯臚編鐘（M1：3）銘文中，曾侯臚則自稱「余稷之玄孫」，⁹⁹亦即后稷之後裔。「玄孫」泛指遠孫，可參見《左傳》僖公 28 年：「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¹⁰⁰如果與更早的曾公咈編鐘相比，我們可以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曾國公室對先祖的追溯逐步提前，即從伯括再到周文王再到后稷，其背後的動機耐人尋味。

儘管曾國公室未必真是周王室的嫡系後裔，¹⁰¹但其與姬周集團的密切關係可以得到不少材料的支持，「稷之玄孫」的說法並非無稽。

《左傳》桓公 6 年《正義》引《世本》云：「隨國，姬姓。」¹⁰²據此，隨國為姬姓。但隨國的族姓並非沒有疑義，根據《風俗通》、《路史》等晚出文獻，隨為神農之後，姜姓。之所以產生這一說法，當是附會神農氏興於隨州的傳說的結果。此外，尚有隨國祝姓的說法。¹⁰³《左傳》一書並未明確言及隨國的族姓。《左傳》定公 4 年記載楚昭王避難於隨國，吳人欲讓隨人交出昭王，其理由是：「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¹⁰⁴「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

⁹⁸ 蔣偉男：〈嬭加編鐘器主身份補說〉，《出土文獻》2022 年第 1 期，頁 40-49；吳毅強：〈嬭加編鐘銘文新釋及相關問題考辨〉，《北方論叢》第 288 期（2021 年 7 月），頁 18-25；田成方：〈曾公咈鐘銘初讀〉，《江漢考古》第 169 期（2020 年 8 月），頁 114-120；王學森：〈嬭加編鐘與相關曾楚世系〉，收於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年），頁 97-110；陳昭容：〈曾侯夫人嬭加的生命軌跡——從隨州棗樹林 M169 隨仲嬭加墓陪葬銅器談起〉，《古今論衡》第 38 期（2022 年 6 月），頁 81-98；李春桃、凡國棟：〈嬭加編鐘的定名、釋讀及時代〉，《江漢考古》第 183 期（2022 年 12 月），頁 113-120；陳民鎮：〈「出邦于曾，余非敢作恥」解——嬭加編鐘銘文敘述主體補說〉，收於鄒英都主編：《出土文獻與先秦秦漢史研究論叢》（北京：科學出版社，2022 年），頁 125-134。

⁹⁹ 凡國棟：〈曾侯與編鐘銘文東釋〉，頁 61-67。

¹⁰⁰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僖公二十八年》，卷 16，頁 3963。

¹⁰¹ 此前已有學者強調曾國公室並非出自周王室嫡系，參見王澤文：〈文峰塔 M1 出土曾侯與鐘銘的初步研究〉，《江漢考古》第 141 期（2015 年 6 月），頁 106-111；黃益飛：〈曾侯臚鐘銘文研究〉，《南方文物》第 96 期（2015 年 12 月），頁 207-210。

¹⁰²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桓公六年》，卷 6，頁 3798。

¹⁰³ 參見韓宇嬌：〈傳世文獻中隨國族姓〉，《中國典籍與文化》第 101 期（2017 年 4 月），頁 114-117。

¹⁰⁴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定公四年》，卷 54，頁 4640。

意同於《左傳》僖公 28 年的「漢陽諸姬，楚實盡之」。¹⁰⁵從「報周室」之語看，吳人當清楚隨國正屬於「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或者「漢陽諸姬」。

自 1933 年曾姬無卣壺發現以來，我們可知存在一個姬姓的曾國。義地崗墓地所出「曾仲姬壺」屬於曾國行輩為仲的姬姓女子，¹⁰⁶進一步證明南土之曾為姬姓。據周王孫戈（《集成》11309）銘文，曾國公族自稱「周王孫」，是周王室的宗支。¹⁰⁷傳世文獻中雖有隨國為姬姓的線索，但其何時、由何人所建立，過去不得而知。曾侯臚編鐘與曾公卣編鐘銘文則均將伯括視作曾人直接的先祖，學者多認為伯括即南宮括。南宮倻姬簋銘文曰：「南宮倻姬自作寶尊旅彝。」（《銘圖》4603）山西翼城晉國墓地也出土了兩件「南宮姬作寶尊鼎」（M6081：88、M6081：89）。¹⁰⁸南宮氏外嫁的女子為姬姓，由此可知南宮氏與南土之曾一樣均為姬姓。¹⁰⁹

以上材料都表明曾國貴族與周王室關係密切，曾（隨）國確屬於「漢陽諸姬」。但葉家山墓地的發現，一度使曾國的族姓問題疑雲再起。葉家山墓地包括 M1、M65、M2、M28、M27、M111 等墓，¹¹⁰墓地的墓向為東西向，這一墓向見於嬴姓、媿姓等族姓的貴族墓葬，而與常見周人貴族墓葬的南北向不同。M1、M3、M27 等墓，出有商人色彩的器物或具備商人色彩的墓葬形制。最值得注意的是 M1，其隨葬器物形制、銘文中多見日名的

¹⁰⁵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僖公二十八年》，卷 16，頁 3961。

¹⁰⁶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隨州義地崗墓地曾國墓 1994 年發掘簡報〉，《文物》2008 年第 2 期，頁 4-18。

¹⁰⁷ 李學勤：〈論淮漢間的春秋青銅器〉，《文物》1980 年第 1 期，頁 54-58。

¹⁰⁸ 鄒衡主編：《天馬-曲村（1980-1989）》第 2 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年），頁 335-350。

¹⁰⁹ 韓巍：〈讀《首陽吉金》瑣記六則〉，收於朱鳳瀚主編：《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203-204；李學勤：〈試說南公與南宮氏〉，收於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第六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頁 7；王恩田：〈曾侯臚編鐘「余孫之玄孫」解——隨州曾國為姬姓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參見：<http://www.fdgwz.org.cn/Web/Show/2442>，瀏覽日期：2024 年 3 月 17 日。

¹¹⁰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發掘簡報〉，《文物》2011 年第 11 期，頁 4-6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葉家山 M65 發掘簡報〉，《江漢考古》第 120 期（2011 年 9 月），頁 3-4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市葉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 年第 7 期，頁 31-52；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編：《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葉家山 M111 發掘簡報〉，頁 3-86。

現象以及有腰坑、內埋犬的葬俗，說明該墓有明顯的殷遺民色彩。¹¹¹雖然從隨葬器物等因素看，周文化仍是葉家山墓地的主流，¹¹²但如此多的商文化因素顯然值得注意。黃銘崇認為葉家山墓地的商器來自分器，¹¹³但 M1 腰坑、內埋犬的葬俗指向墓主人的商遺民身分，故難以簡單以分器現象視之。

韓巍曾大膽推測，曾國公室原本並非來自姬周集團，姬姓來自賜姓，並指出具有類似情形的尚有召、榮等家族。¹¹⁴如果這一說法成立，則的確可以解釋曾人族源敘述中的一些疑點以及葉家山墓地所見與周文化異質的因素。從傳世文獻所記南宮括的事蹟看，南宮括的確更像是周文王延攬的賢士。¹¹⁵一些異族在姬周集團的形成過程中主動或被動參與其中，其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無論曾國公室的確出自姬周集團抑或受賜姬姓，曾國銅器銘文在建國敘事中強調曾國與周王朝的密切聯繫顯然有其現實目的。曾人稱自己「周王孫」、「稷之玄孫」，頗以出身正統為傲。在曾侯臚編鐘銘文中，曾侯臚稱述伯括「佐佑文武」。同樣的，曾公卣編鐘銘文稱頌自己的高祖伯括「仇匹周之文武」、「佐佑有周」；同時銘文還記載皇祖南公受到周王賜封，因而「建于南土」，「屏于漢東」，以保「南方無疆」；昭王時期的曾侯亦「佐佑有周」，受到昭王賜鉞，賦予「用征南方」的大權。這些敘述，意在強調曾國在創立周王朝、藩屏周室以及昭王南行過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即便是公元前 640 年之後曾國徹底淪為楚國的附庸，開始強調「楚既為式，吾仇匹之」、「佐佑楚王」，但仍不忘祖先「佐佑文武」的偉績。

¹¹¹ 李學勤等：〈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筆談〉，《文物》2011 年第 11 期，頁 64-77；楊升南：〈葉家山曾侯家族墓地曾國的族屬問題〉，《中國文物報》第 3 版，2011 年 11 月 2 日；張禮豔：〈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 M1 墓主族屬辨析〉，《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83 期（2016 年 9 月），頁 167-172。

¹¹² 黃鳳春、陳樹祥、凡國棟：〈湖北隨州葉家山新出西周曾國銅器及相關問題〉，《文物》2011 年第 11 期，頁 78-86；張懋鎔：〈談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收於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三輯）》（上海：中西書局，2012 年），頁 122-128；王恩田：〈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族屬〉，《江漢考古》第 132 期（2014 年 6 月），頁 67-71。

¹¹³ 黃銘崇：〈從考古發現看西周墓葬的「分器」與西周時代禮器制度的類型與階段（上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3 本第 4 分（2012 年 12 月），頁 637。

¹¹⁴ 韓巍：〈從葉家山墓地看西周南宮氏與曾國——兼論「周初賜姓說」〉，收於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頁 98-118。

¹¹⁵ 尤其是據皇甫謐《帝王世紀》所載，南宮括與呂尚等均為周文王所延攬的「四方之士」，說明南宮括可能出自異族。但《帝王世紀》一書的材料魚龍混雜，未必可信。

曾侯臚編鐘銘文「余稷之玄孫」以及爨加編鐘銘文「余文王之孫子，穆之元子」的表述並非孤例，「某之孫，某之子」這種兼述遠祖與近考的形式在春秋時期的銅器銘文中頗為流行，是春秋的時代風氣。不但見於南方的吳、越、徐、楚、曾、鍾離等國，亦見於北方的齊、魯、晉、宋、鄭、邾、郕等國。¹¹⁶同樣是曾國器物的曾大攻尹戈便有「穆侯之子，西宮之孫，曾大攻尹季怡之用」（《集成》11365，春秋中期）的銘文，其他諸侯國的銘文如：

齊辟鮑叔之孫，濟仲之子國，作子仲姜寶罇。

（罇罇，《集成》271，春秋中期）

余畢公之孫，呂伯之子，余頡岡事君，余戰孔武，作為余鐘。

（呂鸞鐘，《集成》227-237，春秋晚期）

殷王之孫，右師之子武叔曰庚，擇其吉金，以鑄其膝壺。

（庚壺，《集成》9733，春秋晚期）

鄭武公之孫，聖伯之子良夫，擇厥吉金，自作盥盤。

（良夫盤，《銘圖》14521，春秋晚期）

陸黹之孫邾公鈇，作厥鈇鐘。

（邾公鈇鐘，《集成》102，春秋晚期）

余有鞫之子孫，邾公鞫父，惕懃大命，保朕邦家，正和朕身，以正朕寶，以供朝于王所。

（邾公鞫父罇，《銘圖》15815-15818，春秋晚期）

例多不繁舉。傳世文獻中亦有類似的記錄，如《詩經·魯頌·閟宮》中魯僖公自稱「周公之孫，莊公之子」，¹¹⁷再如《左傳》昭公7年載子產稱良霄是「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¹¹⁸這些材料，均見於春秋時期。從這些辭例看，「孫」指遠孫，而非孫子（《左傳》昭公7年的例子則指孫子），「孫」有時又以「子孫」或「孫子」表示。在「之孫」之前的先

¹¹⁶ 李零：〈再論浙川下寺楚墓——讀《浙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年第1期，頁47-60。

¹¹⁷ [清]阮元校刻：《毛詩正義》，卷20，頁1328。

¹¹⁸ [清]阮元校刻：《春秋左傳正義·昭公七年》，卷44，頁4452。

祖有時晚近，當是小宗分立的直接先祖；有時則極為遼遠，如宋人將先祖追溯至商湯，邾人將先祖追溯至祝融。

前文討論了曾國出自姬周嫡系的疑點，同樣遭到質疑的尚有東南吳國，儘管吳國姬姓亦可得傳世文獻與銅器銘文的佐證。暫且不論曾國、吳國的公室與周王室是否果真存在血緣聯繫，至少，在春秋時期曾國、吳國與姬周集團有著共同的集體認同，在集團內部彼此相互承認，正如「祝融八姓」內部也是彼此相互承認的。¹¹⁹從通婚關係和史書的記載看，這種集團內部的集體認同很大程度上也得到其他集團的承認。因此，儘管某集團形成的過程是複雜的，所謂的血緣聯繫也可能並沒有像當事人宣稱的那麼緊密，但集團內部的集體認同是客觀存在的。李零強調，楚的族源傳說來源於楚人自己的祭祀系統，而非後人杜撰，¹²⁰世系的言說「在古代很嚴肅，它有追溯極限，但不是隨意虛構」。¹²¹春秋時人對先祖的稱述雖然標準不一，且多有現實的目的，甚至有誇大、歪曲之處，但仍有一定的事實基礎，並非一面之辭。這也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曾國公室的族源追述。

五、結語

由於種種原因，南土之曾在傳世文獻的記載中近乎「消失」，今人對它的認識，是通過考古發現一步步重建的。無論是墓葬等遺存，還是銅器銘文這種文字記錄，曾國的考古發現內容豐富，且構成連續的鏈條，無疑是研究歷史書寫與歷史記憶的極佳個案。

曾國之所以在傳世文獻中記載寥寥，而且有限的記錄是以另一個名字——「隨」呈現，以及曾國銘文所反映的歷史在昭王後期出現斷裂的情

¹¹⁹ 邾國國君自稱「陸渚之孫」，邾國自邾國分出，又稱「小邾國」，其公室自稱「有渚之子孫」，「有渚」即「陸渚」。過去王國維指出陸渚即陸終，見王國維：〈邾公鐘跋〉，《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18，頁894。郭沫若等學者則進一步指出陸終即祝融，見郭沫若：《金文叢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頁43-44。根據安大簡楚史，可以確認陸渚（陸終）即祝融，參見黃德寬：〈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概述〉，《文物》2017年第9期，頁54-59。江漢地區的楚國為芈姓，自稱出自祝融；山東境內的邾國和邾國為曹姓，亦自稱出自祝融；《左傳》昭公12年載楚靈王稱「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楚靈王認同出「祝融八姓」的昆吾為「皇祖伯父」。這些材料，均可與《世本》、《帝繫》和《楚世家》所記相呼應。「祝融八姓」或「陸終六子」的集體認同，至遲在春秋時期已經形成。

¹²⁰ 李零：〈楚國族源、世系的文字學證明〉，《文物》1991年第2期，頁47-54。

¹²¹ 李零：〈說考古「圍城」〉，《讀書》第213期（1996年12月），頁3-10。

況，當與史料的不同來源、書寫者的不同立場以及文本的不同性質有關。銅器銘文出於其特殊的性質，忽略了不光彩的歷史片段，緘默的失敗者為後人呈現了歷史記憶斷裂的假象。

春秋時期，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銅器銘文，都反映出標榜身世、追溯遠祖並且重建歷史記憶的現象，這顯然是與當時的社會形勢和現實需求相適應的。如曾公毳編鐘銘文那樣稱述「高祖」、「皇祖」的事蹟，以及如嬭加編鐘銘文那樣宣揚自己是「某某之孫，某某之子」，是春秋時期先世敘述的兩種典型形式。前者沿承自西周，並有新變，後者則是春秋時期的新風氣。關於先祖的歷史記憶通常是通過自述亦即第一人稱的形式展示的，¹²²上述兩種形式皆是如此。這些先世敘述通過頌詩、祭典、銅器銘文等形式在家族內部流傳並不斷得到強化，並且可能通過銅器饋贈、典籍傳播等途徑與他國產生交流。同時，對於歷史記憶模糊乃至空白之處，春秋時人也會作人為的加工乃至重構，曾公毳編鐘銘文便是典型的例子。

【責任編校：張滄雯、黃競緯】

徵引文獻

專書

- 〔漢〕劉向 Liu Xiang 集錄，范祥雍 Fan Xiangyong 箋證，范邦瑾 Fan Bangjin 協校：《戰國策箋證》Zhanguoce jianzheng，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1 年。
- 〔清〕阮元 Ruan Yuan：《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Jiguzhai zhongding yiqi kuanshi 卷 7，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5 年。
- 〔清〕阮元 Ruan Yuan 校刻：《尚書正義》Shangshu zhengyi，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 Shisanjing zhushu zhengli weiyuanhui 整理：《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Shisanjing zhushu: qing Jiaqing kanben 第 1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9 年。
- ：《毛詩正義》Maoshi zhengyi，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 Shisanjing zhushu zhengli weiyuanhui 整理：《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Shisanjing

¹²² Martin Kern, "Bronze Inscriptions, the *Shijing* and the *Shangshu*: The Evolution of the Ancestral Sacrifice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in *Early Chinese Religion, Part One: Shang through Han (1250 BC-220 AD)*, eds. John Lagerwey and Marc Kalinowski, Brill: Leiden, 2009, p. 153.

zhushu: qing Jiaqing kanben 第1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9年。

〔清〕阮元 Ruan Yuan 校刻：《春秋左傳正義》*Chunqiu zuozhuan zhengyi*，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 Shisanjing zhushu zhengli weiyuanhui 整理：《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Shisanjing zhushu: qing Jiaqing kanben* 第5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9年。

〔清〕郝懿行 Hao Yixing 著，李念孔 Li Niankong 點校：《竹書紀年校正》*Zhushujinian jiaozheng*，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2010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kaogu yanjiusuo 編：《殷周金文集成》*Yin Zhou jinwen jicheng*，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4-1994年。

吳鎮烽 Wu Zhenfeng 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Shangzhou qingtongqi mingwen ji tuxiang jicheng*，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2年。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Shangzhou qingtongqi mingwen ji tuxiang jicheng xubi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6年。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三編》*Shangzhou qingtongqi mingwen ji tuxiang jicheng sanbi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20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Henansheng wenwu kaogu yanjiusuo 編著：《新蔡葛陵楚墓》*Xincaigeling chumu*，鄭州 Zhengzhou：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2003年。

徐元誥 Xu Yuangao 著，王樹民 Wang Shumin、沈長雲 Shen Changyun 點校：《國語集解》*Guoyu jijie*，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2年。

郭沫若 Guo Moruo：《金文叢考》*Jinwen congkao*，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1954年。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Qinghua daxue chutuwenxian yanjiu yu baohu zhongxin 編，李學勤 Li Xueqin 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Qinghua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2)*，上海 Shanghai：中西書局 Zhongxi shuju，2011年。

- 陳偉 Chen Wei：《新出楚簡研讀》*Xinchu chujian yandu*，武漢 Wuhan：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2010 年。
- 陳夢家 Chen Mengjia：《西周銅器斷代》*Xizhou tongqi duanda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4 年。
- 湖北省博物館 Hubeisheng bowuguan、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Hubeisheng wenwu kaogu yanjiusuo、隨州市博物館 Suizhoushi bowuguan 編：《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Suizhou yejiashan: xizhou zaoqi zengguo mudi*，北京 Beijing：文物出版社 Wenwu chubanshe，2013 年。
- 童書業 Tong Shuye：《春秋史：校訂本》*Chunqiu shi: jiaodingbe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6 年。
- 黃庭頌 Huang Tingqi：《北歌南風：曾國近出銅器銘文綜合研究》*Beige nanfeng: zengguo jinchu tongqi mingwen zonghe yanjiu*，臺北 Taipei：政大出版社 Zhengda chubanshe，2024 年。
- 鄒衡 Zou Heng 主編：《天馬-曲村（1980-1989）》*Tianma-qucun (1980-1989)*，北京 Beijing：科學出版社 Kexue chubanshe，2000 年。

期刊與專書論文

- 凡國棟 Fan Guodong：〈曾侯與編鐘銘文柬釋〉“Zenghou Yu bianzhong mingwen jianshi”，《江漢考古》*Jianghan kaogu* 第 133 期，2014 年 8 月。
- 王祁 Wang Qi：〈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群及相關史實考察〉“Xizhou zaoqi nanzheng qingtongqiqun ji xiangguan shishi kaocha”，收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Qinghua daxue chutuwenxian yu zhongguo gudai wenming yanjiu zhongxin、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Qinghua daxue chutuwenxian yanjiu yu baohu zhongxin 編，李學勤 Li Xueqin 主編：《出土文獻（第九輯）》*Chutuwenxian (di jiu ji)*，上海 Shanghai：中西書局 Zhongxi shuju，2016 年。
- 王洪軍 Wang Hongjun：〈新史料發現與「秦族東來說」的坐實〉“Xinshiliao faxian yu ‘qinzu donglaishuo’ de zuoshi”，《中國社會科學》*Zhongguo shehui kexue* 第 206 期，2013 年 2 月。
- 王恩田 Wang Entian：〈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族屬〉“Suizhou yejiashan xizhou zengguo mudi de zushu”，《江漢考古》*Jianghan kaogu* 第 132 期，2014 年 6 月。

- 王國維 Wang Guowei :〈邾公鐘跋〉“Zhugongzhong ba”,《觀堂集林》*Guantang jilin*,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59 年。
- 王森 Wang Sen :〈甲骨文、金文所謂「乎」字當釋為「平」字〉“Jiaguwen, jinwen suowei ‘Hu’ zi dang shi wei ‘ping’ zi”,《語言科學》*Yuyan kexue* 第 112 期, 2021 年 5 月。
- 王學森 Wang Xuesen :〈孺加編鐘與相關曾楚世系〉“Naijia bianzhong yu xiangguan zengchu shixi”, 收入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Beijing daxue chutuwenxian yanjiusuo 編:《青銅器與金文(第六輯)》*Qingtongqi yu jinwen (di liu ji)*,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21 年。
- 王澤文 Wang Zewen :〈文峰塔 M1 出土曾侯與鐘銘的初步研究〉“Wenfengta M1 chutu Zenghou Yu zhongming de chubu yanjiu”,《江漢考古》*Jianghan kaogu* 第 141 期, 2015 年 6 月。
- 方勤 Fang Qin :〈曾國歷史的考古學觀察〉“Zengguo lishi de kaoguxue guancha”,《江漢考古》*Jianghan kaogu* 第 133 期, 2014 年 8 月。
- 田成方 Tian Chengfang :〈曾公哱鐘銘初讀〉“Zengong Qiu zhongming chudu”,《江漢考古》*Jianghan kaogu* 第 169 期, 2020 年 8 月。
- 何浩 He Hao :〈從曾器看隨史〉“Cong zengqi kan sui shi”,《江漢考古》*Jianghan kaogu* 第 28 期, 1988 年 9 月;《楚滅國研究》*Chu mieguo yanjiu*, 武漢 Wuhan : 武漢出版社 Wuhan chubanshe, 1989 年。
- 吳冬明 Wu Dongming :〈孺加編鐘銘文補釋並試論金文所見曾楚交往的政治辭令〉“Naijia bianzhong mingwen bushi bing shilun jinwen suojian zeng chu jiaowang de zhengzhi ciling”,《江漢考古》*Jianghan kaogu* 第 168 期, 2020 年 6 月。
- 吳毅強 Wu Yiqiang :〈孺加編鐘銘文新釋及相關問題考辨〉“Naijia bianzhong mingwen xinshi ji xiangguan wenti kaobian”,《北方論叢》*Beifang luncong* 第 288 期, 2021 年 7 月。
- 宋華強 Song Huaqiang :〈葉家山銅器銘文和殷墟甲骨文中的古文「戾」〉“Yejiashan tongqi mingwen he yinxu jiaguwen zhong de guwen ‘li’”, 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Zhongguo guwenzi yanjiuhui 編:《古文字研究(第三十輯)》*Guwenzi yanjiu (di sanshi ji)*,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4 年。
- 李春桃 Li Chuntao、凡國棟 Fan Guodong :〈孺加編鐘的定名、釋讀及時代〉

- “Naijia bianzhong de dingming, shidu ji shidai”, 《江漢考古》 *Jianghan kaogu* 第 183 期, 2022 年 12 月。
- 李零 Li Ling: 〈楚國族源、世系的文字學證明〉“Chuguo zuyuan, shixi de wenzixue zhengming”, 《文物》 *Wenwu* 1991 年第 2 期。
- : 〈再論浙川下寺楚墓——讀《浙川下寺楚墓》〉“Zailun xichuan xiasi chumu: du *Xichuan xiasi chumu*”, 《文物》 *Wenwu* 1996 年第 1 期。
- : 〈說考古「圍城」〉“Shuo kaogu ‘weicheng’”, 《讀書》 *Dushu* 第 213 期, 1996 年 12 月。
- 李學勤 Li Xueqin: 〈論漢淮間的春秋青銅器〉“Lun han huai jian de chunqiu qingtongqi”, 《文物》 *Wenwu* 1980 年第 1 期。
- : 〈試論山東新出青銅器的意義〉“Shilun shandong xin chu qingtongqi de yiyi”, 《文物》 *Wenwu* 1983 年第 12 期。
- : 〈基美博物館所藏令簋的年代〉“Jimei bowuguan suocang linggui de niandai”, 收入陳星燦 Chen Xingcan、〔法〕米蓋拉 Michela Bussotti 主編:《考古發掘與歷史復原》 *Kaogu fajue yu lishi fuyua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6 年。
- : 〈曾侯臚(與)編鐘銘文前半釋讀〉“Zenghou Yu bianzhong mingwen qianban shidu”, 《江漢考古》 *Jianghan kaogu* 第 133 期, 2014 年 8 月。
- : 〈試說南公與南宮氏〉“Shishuo Nangong yu Nangongshi”, 收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 Qinghua daxue chutuwenxian yu baohu zhongxin 編, 李學勤 Li Xueqin 主編:《出土文獻(第六輯)》 *Chutuwenxian (di liu ji)*, 上海 Shanghai: 中西書局 Zhongxi shuju, 2015 年。
- 李學勤 Li Xueqin 等: 〈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筆談〉“Hubei suizhou yejiahan xizhou mudi bitan”, 《文物》 *Wenwu* 2011 年第 11 期。
- 杜勇 Du Yong: 〈曾隨非一辨惑〉“Zeng sui feiyi bianhuo”, 《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Tianjin shif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第 253 期, 2017 年 7 月。
- : 〈鄫非二支辨〉“Ceng fei erzhi bian”, 《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Tianjin shif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第 258 期, 2018 年 5 月。
- 孫敬明 Sun Jingming 等: 〈山東臨朐新出銅器銘文考釋及有關問題〉“Shandong linqu xin chu tongqi mingwen kaoshi yu youguan wenti”, 《文物》 *Wenwu*

1983 年第 12 期。

徐少華 Xu Shaohua：〈曾即隨及其歷史淵源〉“Zeng ji sui jiqi lishi yuanyuan”，
《江漢論壇》*Jianghan luntan* 1986 年第 4 期。

——：〈曾侯與鐘銘「君庀淮夷、臨有江夏」解析〉“Zenghou Yu zhongming
‘jun pi huaiyi, lin you jiangxia’ jixi”，《中國史研究》*Zhongguoshi yanjiu*
第 166 期，2020 年 5 月。

徐天進 Xu Tianjin：〈日本出光美術館收藏的靜方鼎〉“Riben chuguang meishuguan
shoucang de jingfangding”，《文物》*Wenwu* 1998 年第 5 期。

高成林 Gao Chenglin：〈隨仲嬭加鼎淺議〉“Suizhong Naijiading qianyi”，《江
漢考古》*Jianghan kaogu* 第 122 期，2012 年 3 月。

高西省 Gao Xisheng：〈隨州葉家山 M111 年代再探討〉“Suizhou Yejiashan
M111 niandai zai tantao”，收入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Beijing daxue
chutuwenxian yanjiusuo 編：《青銅器與金文（第七輯）》*Qingtongqi yu
jinwen (di qi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21 年。

張天宇 Zhang Tianyu：〈葉家山墓地曾侯墓排序新論〉“Yejiashan mudi Zenghoumu
paixu xinlun”，《江漢考古》*Jianghan kaogu* 第 176 期，2021 年 10 月。

張昌平 Zhang Changping：〈曾國銅器的發現與曾國地域〉“Zengguo tongqi de
faxian yu zengguo diyu”，《文物》*Wenwu* 2008 年第 2 期。

——：〈曾隨之謎再檢視〉“Zeng sui zhimi zai jianshi”，《中國國家博物館館
刊》*Zhongguo guojia bowuguan guankan* 第 148 期，2015 年 11 月。

張海 Zhang Hai：〈「邦」、「國」之別——兼談兩周銅器銘文所示西周王朝
之國家結構〉“‘Bang,’ ‘Guo’ zhibie: jiantan liangzhou tongqi mingwen
suoshi xizhou wangchao zhi guojia jieyou” 收入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Beijing daxue chutuwenxian yanjiusuo 編：《青銅器與金文（第一輯）》
Qingtongqi yu jinwen (di yi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7 年。

張淑一 Zhang Shuyi：〈出土文獻黃國史跡鉤沉〉“Chutuwenxian huangguo shiji
gouchen”，《中原文化研究》*Zhongyuan wenhua yanjiu* 第 37 期，2019 年
2 月。

張懋鎔 Zhang Maorong：〈談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Tan suizhou yejiashan
xizhou zengguo mudu”，收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 Qinghua

- daxue chutuwenxian yu baohu zhongxin 編，李學勤 Li Xueqin 主編：《出土文獻（第三輯）》*Chutuwenxian (di san ji)*，上海 Shanghai：中西書局 Zhongxi shuju，2012 年。
- 張禮豔 Zhang Liyan：〈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 M1 墓主族屬辨析〉“Suizhou yejiashan xizhou zengguo mudi M1 muzhu zushu bianxi”，《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Dongbei shida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第 283 期，2016 年 9 月。
- 曹瑋 Cao Wei：〈「高祖」考〉“‘Gaozu’ Kao”，《文物》*Wenwu* 2003 年第 9 期。
- 曹錦炎 Cao Jinyan：〈「曾」、「隨」二國的證據——論新發現的隨仲嬭加鼎〉“‘Zeng,’ ‘sui’ erguo de zhengju: lun xinfaxian de suizhong Naijiading”，《江漢考古》*Jianghan kaogu* 第 121 期，2011 年 12 月。
- 郭長江 Guo Changjiang、凡國棟 Fan Guodong、陳虎 Chen Hu、李曉楊 Li Xiaoyang：〈曾公卣編鐘銘文初步釋讀〉“Zenggong Qiu bianzhong mingwen chubu shidu”，《江漢考古》*Jianghan kaogu* 第 166 期，2020 年 2 月。
- 郭長江 Guo Changjiang、李曉楊 Li Xiaoyang、凡國棟 Fan Guodong、陳虎 Chen Hu：〈嬭加編鐘銘文的初步釋讀〉“Naijia bianzhong mingwen de chubu shidu”，《江漢考古》*Jianghan kaogu* 第 162 期，2019 年 6 月。
- 陳民鎮 Chen Minzhen：〈從虛詞特徵看清華簡《繫年》的真偽、編纂及性質〉“Cong xuci tezheng kan qinghuajian *Xinian* de zhenwei, bianzuan ji xingzhi”，收入李守奎 Li Shoukui 主編：《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Qinghuajian Xinian yu gushi xintan*，上海 Shanghai：中西書局 Zhongxi shuju，2017 年。
- ：〈曾公卣編鐘銘文補說〉“Zenggong Qiu bianzhong mingwen bushuo”，《漢字漢語研究》*Hanzi hanyu yanjiu* 第 12 期，2020 年 12 月。
- ：〈從春秋述祖銘文的體例看南公的身份〉“Cong chunqiu shuzu mingwen de tili kan Nangong de shenfen”，收入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Beijing daxue chutuwenxian yanjiusuo 編：《青銅器與金文（第七輯）》*Qingtongqi yu jinwen (di qi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21 年。
- ：〈說兩周金文與典籍的「高祖」「皇祖」〉“Shuo laingzhou jinwen yu dianji de ‘Gaozu’ ‘Huangzu’”，《出土文獻》*Chutuwenxian* 2021 年第 4 期。

- 陳民鎮 Chen Minzhen :〈「出邦于曾，余非敢作恥」解——孀加編鐘銘文敘述主體補說〉“Chubang yu zeng, yu feigan zuo chi' jie: Naijia bianzhong mingwen xushu zhuti bushuo”，收入鄒芙都 Zou Fudu 主編：《出土文獻與先秦秦漢史研究論叢》*Chutuwenxian yu xianqin qinhan shi yanjiu luncong*，北京 Beijing：科學出版社 Kexue chubanshe，2022 年。
- 陳昭容 Chen Zhaorong :〈曾侯夫人孀加的生命軌跡——從隨州棗樹林 M169 隨仲孀加墓陪葬銅器談起〉“Zenghou furen Naijia de shengming guiji: cong suizhou zaoshulin M169 suizhong Naijia mu peizang tongqi tanqi”，《古今論衡》*Gujin lunheng* 第 38 期，2022 年 6 月。
- 陳斯鵬 Chen Sipeng :〈曾、楚、周關係的新認識——隨州棗樹林墓地 M169 出土編鐘銘文的初步研究〉“Zeng, chu, zhou guanxi de xinrenshi: suizhou zaoshulin mudi M169 chutu bianzhong mingwen de chubu yanjiu”，《出土文獻》*Chutuwenxian* 2020 年第 2 期。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Hubeisheng wenwu kaogu yanjiusuo :〈湖北隨州文峰塔墓地考古發掘的主要收穫〉“Hubei suizhou wenfengta mudi kaogu fajue de zhuyao shouhuo”，《江漢考古》*Jianghan kaogu* 第 126 期，2013 年 3 月。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Hubeisheng wenwu kaogu yanjiusuo 等：〈湖北隨州義地崗墓地曾國墓 1994 年發掘簡報〉“Hubei suizhou yidigang mudi zengguo mu 1994 fajue jianbao”，《文物》*Wenwu* 2008 年第 2 期。
- ：〈湖北隨州棗樹林墓地 2019 年發掘收穫〉“Hubei suizhou zaoshulin mudi 2019 fajue shouhuo”，《江漢考古》*Jianghan kaogu* 第 162 期，2019 年 6 月。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Hubeisheng wenwu kaogu yanjiusuo、隨州市博物館 Suizhoushi bowuguan :〈湖北隨州葉家山 M65 發掘簡報〉“Hubei suizhou yejiashan M65 fajue jianbao”，《江漢考古》*Jianghan kaogu* 第 120 期，2011 年 9 月。
- ：〈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發掘簡報〉“Hubei suizhou yejiashan xizhou mudi fajue jianbao”，《文物》*Wenwu* 2011 年第 11 期。
- ：〈湖北隨州市葉家山西周墓地〉“Hubei suizhoushi yejiashan xizhou mudi”，《考古》*Kaogu* 2012 年第 7 期。
- ：〈湖北隨州市文峰塔東周墓地〉“Hubei suizhoushi wenfengta dongzhou mudi”，《考古》*Kaogu*，2014 年第 7 期。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Hubeisheng wenwu kaogu yanjiusuo、隨州市博物館 Suizhoushi bowuguan：〈湖北隨州葉家山 M111 發掘簡報〉“Hubei suizhou yejiashan M111 fajue jianbao”，《江漢考古》*Jianghan kaogu* 第 167 期，2020 年 4 月。
- 湖北省博物館 Hubeisheng bowuguan：〈湖北北京山發現曾國銅器〉“Hubei jingshan faxian zengguo tongqi”，《文物》*Wenwu* 1972 年第 2 期。
- 程浩 Cheng Hao：〈周人所受「大命」本旨發微〉“Zhouren suoshou ‘daming’ benzhi fawei”，《文史哲》*Wenshizhe* 第 391 期，2022 年 7 月。
- 黃巧萍 Huang Qiaoping：〈黃國青銅器綜考〉“Huangguo qingtongqi zongkao”，《殷都學刊》*Yindu xuekan* 第 155 期，2020 年 3 月。
- 黃庭頌 Huang Tingqi：〈曾公暉編鐘銘文考釋及格式問題研究〉“Zengong Qiu bianzhong mingwen kaoshi ji geshi wenti yanjiu”，《國文學報》*Guowen xuebao* 第 69 期，2021 年 6 月。
- ：〈論兩周金文所見的「南公」與「伯括」〉“Lun liangzhou jinwen suojian de ‘Nangong’ yu ‘Bokuo’”，《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Guoli taibei jiaoyu daxue yuwen jikan* 第 42 期，2022 年 12 月。
- 黃益飛 Huang Yifei：〈曾侯臚鐘銘文研究〉“Zenghou Yu zhong mingwen yanjiu”，《南方文物》*Nanfang wenwu* 第 96 期，2015 年 12 月。
- 黃傑 Huang Jie：〈隨州文峰塔曾侯與編鐘銘文補釋〉“Suizhou wenfengta Zenghou Yu bianzhong mingwen bushi”，《中國文字（新四十二期）》*Zhongguo wenzi (xin sishier qi)*，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2016 年。
- 黃聖松 Huang Shengsong：〈先秦「一國多名」現象芻議——兼論曾、隨二名之關係〉“Xianqin ‘yi guo duoming’ xianxiang chuyi: jianlun zeng, sui erming zhi guanxi”，《中國文哲研究集刊》*Zhongguo wenzhe yanjiu jikan* 第 45 期，2014 年 9 月。
- 黃銘崇 Huang Mingchong：〈從考古發現看西周墓葬的「分器」與西周時代禮器制度的類型與階段（上篇）〉“Cong kaogu faxian kan xizhou muzang de ‘fenqi’ yu xizhou shidai liqi zhidu de leixing yu jieduan (shangpian)”，《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Zhongyuan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第 83 本第 4 分，2012 年 12 月。
- 黃鳳春 Huang Fengchun：〈關於曾國的政治中心及其變遷問題〉“Guanyu

zengguo de zhengzhi zhongxin ji qi bianqian wenti”，《中原文化研究》*Zhongyuan wenhua yanjiu* 第 34 期，2018 年 8 月。

黃鳳春 Huang Fengchun、胡剛 Hu Gang：〈再說西周金文中的「南公」——二論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族屬〉“Zaishuo xizhou jinwen zhong de ‘Nangong’: erlun yejiashan xizhou zengguo mudi de zushu”，《江漢考古》*Jianghan kaogu* 第 134 期，2014 年 10 月。

黃鳳春 Huang Fengchun、陳樹祥 Chen Shuxiang、凡國棟 Fan Guodong：〈湖北隨州葉家山新出西周曾國銅器及相關問題〉“Hubei suizhou yejiashan xinchu xizhou zengguo tongqi ji xiangguan wenti”，《文物》*Wenwu* 2011 年第 11 期。

黃德寬 Huang Dekuan：〈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概述〉“Anhui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gaishu”，《文物》*Wenwu* 2017 年第 9 期。

黃錦前 Huang Jinqian：〈隨州新出隨大司馬鬲有戈小議〉“Suizhou xinchu suidasima Jia youge xiaoyi”，《江漢考古》*Jianghan kaogu* 第 126 期，2013 年 3 月。

楊澤生 Yang Zesheng：〈關於舊釋為「乎」的「平」字的構形和用法〉“Guanyu jiushi wei ‘hu’ de ‘ping’ zi de gouxing he yongfa”，收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Zhongguo guwenzi yanjiuhui* 編：《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五輯）》*Guwenzi yanjiu (di sanshiwu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24 年。

董珊 Dong Shan：〈從出土文獻談曾分為三〉“Cong chutuwenxian tan zeng fenwei san”，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Fudan daxue chutu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zhongxin 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五輯）》*Chutu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di wu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3 年。

鄒國盛 Yan Guosheng：〈曾侯與編鐘「君庇淮夷說」獻疑〉“Zenghou Yu bianzhong ‘jun bi huaiyi shuo’ xianyi”，《故宮博物院院刊》*Gugong bowuyuan yuankan* 第 212 期，2019 年 12 月。

趙慶森 Zhao Qingmiao：〈「昭王南征而不復」之蠡測——基於文本形成與歷史地理學的研究〉“Zhaowang nanzheng er bufu’ zhi lice: jiyu wenben xingcheng yu lishi dilixue de yanjiu”，《學術月刊》*Xueshu yuekan* 第 552 期，2015 年 5 月。

——：〈卜辭之曾地望考〉“Buci zhi zengdi wangkao”，《中原文物》*Zhongyuan*

wenwu 第 184 期，2015 年 8 月。

蔡靖泉 Cai Jingquan：〈曾國考古發現與曾隨歷史問題〉“Zengguo kaogu faxian yu zeng sui lishi wenti”，《湖北社會科學》*Hubei shehui kexue* 第 381 期，2018 年 9 月。

蔣偉男 Jiang Weinan：〈孺加編鐘器主身份補說〉“Naijia bianzhong qizhu shenfen bushuo”，《出土文獻》*Chutuwenxian* 2022 年第 1 期。

歐波 Ou Bo：〈曾侯與編鐘「君匕淮夷」探討〉“Zenghou Yu bianzhong ‘jun bi huaiyi’ tantao”，《武陵學刊》*Wuling xuekan* 第 191 期，2018 年 7 月。

劉光 Liu Guang：〈補論金文「申固」與「固」字的釋讀〉“Bulun jinwen ‘sheng’ yu ‘gu’ zi de shidu”，收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 Qinghua daxue chutuwenxian yu baohu zhongxin 編，李學勤 Li Xueqin 主編：《出土文獻（第八輯）》*Chutuwenxian (di ba ji)*，上海 Shanghai：中西書局 Zhongxi shuju，2016 年。

劉節 Liu Jie：〈壽縣所出楚銅器考釋〉“Shouxian suo chu chutongqi kaoshi”，《古史考存》*Gushi kaocun*，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g chubanshe，1958 年。

韓宇嬌 Han Yujiao：〈傳世文獻中隨國族姓〉“Chuanshiwenxian zhong suiguo zuxing”，《中國典籍與文化》*Zhongguo dianji yu wenhua* 第 101 期，2017 年 4 月。

韓巍 Han Wei：〈今天的銅器斷代研究本質上是考古學研究——兼論新材料能否挑戰「康宮說」〉“Jintian de tongqi duandai yanjiu benzhi shang shi kaoguxue yanjiu: jianlun xincailliao nengfou tiaozhan ‘Kangong shuo’”，《中國史研究動態》*Zhongguoshi yanjiu dongtai* 第 453 期，2022 年 6 月。

——：〈從葉家山墓地看西周南宮氏與曾國——兼論「周初賜姓說」〉“Cong yejiashan mudi kan xizhou Nangongshi yu zengguo: jianlun ‘zhouchu sixing shuo’”，收入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Beijing daxue chutuwenxian yanjiusuo 編：《青銅器與金文（第一輯）》*Qingtongqi yu jinwen (di yi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7 年。

——：〈親簋年代及相關問題〉“Lugui niandai ji xiangguan wenti”，收入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 Beijing daxue zhongguo kaoguxue yanjiu zhongxin、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Beijing daxue zhendan gudai wenming yanjiu zhongxin 編：《古代文明》*Gudai wenming* 第 6 卷，北京 Beijing：

文物出版社 Wenwu chubanshe, 2007 年。

韓巍 Han Wei:〈讀《首陽吉金》瑣記六則〉“Du Shouyang jijin suoji liuze”, 收入朱鳳瀚 Zhu Fenghan 主編:《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Xinchu jinwen yu xizhou lish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1 年。

羅運環 Luo Yunhuan:〈葉家山曾侯名字及亢字考論〉“Yejiashan Zenghou mingzi ji kang zi kaolun”, 收入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Beijing daxue chutuwenxian yanjiusuo 編:《青銅器與金文(第一輯)》*Qingtongqi yu jinwen (di yi ji)*,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7 年。

——:〈隨大司馬 尪 有之行戈「尪」字考辨〉“Sui dasima Jia youzhixingge ‘Jia’ zi kaobian”, 《江漢考古》*Jianghan kaogu* 第 126 期, 2013 年 3 月。

羅新慧 Luo Xinhui:〈春秋時期天命觀念的演變〉“Chunqiu shiqi tianming guannian de yanbian”, 《中國社會科學》*Zhongguo shehui kexue* 第 300 期, 2020 年 12 月。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Issues in Western Zhou Studies: A Review Article,” *Early China* 18, 1993.

Martin Kern, “Bronze Inscriptions, the *Shijing* and the *Shangshu*: The Evolution of the Ancestral Sacrifice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in *Early Chinese Religion, Part One: Shang through Han (1250BC-220AD)*, eds. John Lagerwey and Marc Kalinowskieds, Brill: Leiden, 2009.

會議論文集

吳良寶 Wu Liangbao:〈再說曾國之謎〉“Zaishuo zengguo zhimi”, 收入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 Jilin daxue bianjiang kaogu yanjiu zhongxin 編:《新果集——慶祝林沅先生七十華誕論文集》*Xinguoji: qingzhu Linyun xiansheng qishi huadan lunwenji*, 北京 Beijing: 科學出版社 Kexue chubanshe, 2009 年。

陳偉 Chen Wei:〈讀新蔡簡筭記(四則)〉“Du xincaijian zhaji (size)”, 收入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 Zhongshan daxue guwenzi yanjiusuo 編:《康樂集: 曾憲通教授七十壽慶論文集》*Kangleji: Zeng Xiantong jiaoshou qishi shouqing lunwenji*, 廣州 Guangzhou: 中山大學出版社 Zhongshan daxue

chubanshe, 2006 年。

黃鳳春 Huang Fengchun、蔣斌 Jiang Bin：〈從新見唐國銅器銘文再談曾隨之謎——兼談姬姓唐國的地望問題〉“Cong xinjian tangguo tongqi mingwen zaitan zeng sui zhi mi: jian tan Jixing tangguo de diwang wenti”，收入徐少華 Xu Shaohua 等主編：《楚文化與長江中游早期開發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huwenhua yu changjiang zhongyou zaoqi kaifa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武漢 Wuhan：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2021 年。

〔德〕羅泰 Lothar von Falkenhausen：〈西周銅器銘文的性質〉“Xizhou tongqi mingwen de xingzhi”，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Beijing daxue kaogu wenbo xueyuan 編：《考古學研究：慶祝高明先生八十壽辰暨從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論文集》*Kaoguxue yanjiu: qingzhu Gaoming xiansheng bashi shouchen ji congshi kaogu yanjiu wushinian lunwenji*，北京 Beijing：科學出版社 Kexue chubanshe，2006 年。

報紙文章

李學勤 Li Xueqin：〈曾國之謎〉“zengguo zhimi”，《光明日報》*Guangming ribao* 第 3 版，1978 年 10 月 4 日。

——：〈清華簡關於秦人始源的重要發現〉“Qinghuajian guanyu qinren shiyuan de zhongyao faxian”，《光明日報》*Guangming ribao* 第 11 版，2011 年 9 月 8 日。

郭長江 Guo Changjiang：〈湖北隨州棗樹林發現春秋曾國貴族墓地〉“Hubei suizhou zaoshulin faxian chunqiu zengguo guizu mudi”，《中國文物報》*Zhongguo wenwubao* 第 8 版，2020 年 4 月 17 日。

陳民鎮 Chen Minzhen：〈曾公卣編鐘並未挑戰「康宮原則」〉“Zhengong Qiu bianzhong bingwei tiaozhan ‘Kangong yuanzhe’”，《中國社會科學報》*Zhongguo shehui kexue bao* 第 9 版，2021 年 4 月 28 日。

楊升南 Yang Shengnan：〈葉家山曾侯家族墓地曾國的族屬問題〉“Yejiashan Zenghou jiazhu mudi zengguo de zushu wenti”，《中國文物報》*Zhongguo wenwubao* 第 3 版，2011 年 11 月 2 日。

網路資料

王恩田 Wang Entian：〈曾侯與編鐘「余稷之玄孫」解——隨州曾國為姬姓說〉

“Zenghou Yu bianzhong ‘yu Ji zhi xuansun’ jie: suizhou zengguo wei Jixing shuo”，「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Fudan daxue chutu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zhongxin wangzhan”，參見：<http://www.fdgwz.org.cn/Web/Show/2442>，瀏覽日期：2024年3月17日。

